

自得語

第叁册

智十二 慧十三  
術十四 藝十五  
譽十六 詆十七  
奢十八



15  
1260  
8





伊 門  
號 225  
卷 3  
15  
1260  
3

原米





自得語

朱懷吳輯 朱宗吳刪 黃履吉較

十二智

不靈之人一事不可與做况當大事應倉卒乎  
故人不可以不智

寧王常獵于鄆縣界搜林莽草際一櫃扃鎖甚固王  
命發之乃一少女問所自姓莫氏遇夜賊僧劫至  
此王驚悅之載以後乘時獵者方生獲一熊因置  
櫃中如舊鎖之時明皇方求極色王以莫氏姝麗  
即表上之具奏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



鄆縣食店有二僧以萬錢賃店作法事惟昇一櫃入店夜久有聲店戶人怪之啓視有熊衝出脫走尋二僧已骨矣上知之大笑曰寧哥大能處置此僧也

王武恭公知定州是時契丹主在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人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喧嘩紛擾監官懼逃匿公自倉入視之乃使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喧耳專副對曰

然某之罪也公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喧嘩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公又叱從者亦人杖二十召指揮使罵曰汝何不戢士使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蕭然

真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者頗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以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王見之大駭



意其爲毒也即上馬去

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諍語共拆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散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拆爲薪樂飲如常明日乃寃問先拆者杖而流之前輩如此類甚多皆所謂知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毬司馬公幼年之擊甕亦皆於倉卒中有變通之術

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爲都督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者不知變繩束頓嚴諸君忿怨統制酈瓊率衆

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常先出右軍猶未起湏臾錢鳳入屏人論事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詐熟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乃



開帳及見吐唾縱橫信其實熟眠於是得全於時  
稱其有智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  
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  
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  
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寶  
謂緒於已有隱果情好日踈讒言已息

子儀有功高不賞之懼中貴欲害其功遂使盜於華  
州掘公之先人墳墓裨將李懷光等怒欲捕其黨  
及公入對但號泣自罪因奏曰臣領師外伐動經

歲年害人之兄殺人之父多矣其有節夫義士亦  
臣於腹中者衆今構掘辱政當其辜但臣爲國之  
心雖死無悔由是中外翕然莫測公子弘廣常於  
親仁里啓第凡里巷負販之人以至公子簪纓之  
士出入不問郭氏舊史說辛雲景曾爲公吏後除  
潭州都督將辭累日不獲見夫人王氏及趙氏愛  
女乃謂雲景曰汝第去吾爲汝言於公雲景拜於  
庭夫人傳粉於內曰吾大喜且喜汝得一喫飯處  
趙氏女臨堦濯手令雲景汲水夫人曰放伊去雲  
景始趨而去他日子弟焦烈啓諫公三不應於是



繼之以泣曰大人功業已成而不自崇重以貴以  
賤皆游卧內某等以爲雖伊霍不當如此也公笑  
而謂曰是非爾曹所知吾官馬粟者五百匹官餼  
者一千人向使崇垣扃戶不通內外一怨將起搆  
以不臣其有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則九族壅  
粉噬臍莫追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雖讒毀是興  
無所加也吾是以爾諸子皆伏

李克用入魏博覘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  
步一計更令審探果束芻爲卒縛旗於上以驢負  
之循城而行軍遁已二日

漢文時宦者趙談嘗害袁盎盎之兄子說曰古與鬪  
廷辱之使其毀不用會文帝出趙談驂乘袁盎伏  
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其六尺輿者皆天下英豪  
今漢雖乏人陛下獨柰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  
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又如晉王敦親任溫嶠嶠  
課爲勤敬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  
譽會丹陽尹缺鳳薦嶠嶠恐已去鳳于後間之因  
敦餞別起行酒酒至鳳未及飲嶠佯醉以手版擊  
鳳幘墜地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  
飲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者三後鳳謂敦



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  
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

漢武帝乳母犯事帝欲申憲乳母求救于東方朔朔  
曰此非唇舌可爭爾必欲望濟者于將去時但屢  
願帝慎勿言或可萬一冀耳乳母至如其言朔侍  
側因叱曰咄汝癡邪何不疾行陛下已壯尚須乳  
母活邪帝淒然愍之即赦其罪

郭子儀爲中書令魚朝恩請遊章敬寺子儀許之丞  
相使吏自中書馳告郭公將不利於公無往須臾  
朝恩使至子儀將行士衣甲請從者三百人子儀

怒曰我大臣也彼非有密旨敢害我若天子之命  
爾曹胡爲獨與童僕十數人赴之朝恩候之驚曰  
何車騎之省也子儀以所聞對且曰恐勞思慮耳  
朝恩撫胸捧手揮涕曰非兄長者得無疑乎

丞相亮病卒於軍年五十四後主聞病遣僕射李福  
省侍因諮以大計亮語福曰君所問者公琰其宜  
也福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  
又復問其次亮不答

唐阡能等反高仁厚以都招討使討之未發前一日  
有鬻麵者自旦至午出入營間執訊之謀也仁厚



好問之泣曰吾村民阡能囚吾父母妻子而遣仁厚曰如此吾何忍殺汝汝歸潛爲我語寨中人高尚書閔汝曹皆良人爲賊脅降者遣復業所誅止阡能輩五人耳謀曰此百姓心也遣之明日阡能遣將營雙流西爲寨五仁厚至圍之遣人釋甲入賊中諭降賊已聞謀言皆呼譟釋甲降仁厚悉書其背爲歸順字焚五寨而進命降者五十人爲前隊揚旗呼曰五寨將擒矣我等降立得爲良民以背字示之於是所過寨爭出降遣前降者歸業命繼降者呼如前阡能欲率衆戰皆不應明日爭呼

譟縛阡能以迎軍出六日而賊平

漢昌邑王賀旣立滯亂光憂憊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



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  
劉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將傾如令漢家絕祀將  
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能  
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  
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  
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群臣  
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  
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內昌邑羣  
臣王入廟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  
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群臣不得入頃之有太后

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  
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  
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群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  
伏前聽詔光與群臣連名奏王皇太后詔曰可光  
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  
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乃持其手  
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群臣  
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慙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  
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  
等駑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



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

李揆爲盧杞所惡用入蕃會盟使揆辭以老恐死道路不能達明命帝惻然杞曰和戎者當練達朝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則異日年少於揆不敢辭揆遂行至蕃酋長口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綰之曰彼李揆安肯來耶

李靖將兵伐梁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靖使盡投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柰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拒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

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援兵見舟艦果驚不進銑內外阻絕乃降

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洞曲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遣掌書記鄭澥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畷也愬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李進成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



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糗整羈勒留兵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來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爲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爲備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祐忠義鑿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鷄

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起聽於庭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持書諭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愬降攻城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門壞執元濟檻送京師且告於裴度

祿山思明平上遣使請上皇還京師上謂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泌



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上曰爲之柰何泌曰今請更爲群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今日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帥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泌因請去上曰朕與先生久同憂慮今方同樂柰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願陛下聽臣去免臣於死上曰何謂也對曰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曰且眠矣異日議之對曰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陛下向

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旣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向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耳曰建寧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而除之卿不知耶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然旣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非咎旣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太后有四子長曰太子



弘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醜殺之立次子賢賢  
內憂懼作黃臺瓜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  
亦廢苑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  
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  
下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朕當  
書紳對曰陛下當識之於心何必形於外也是時  
廣平王有大功良姊忌而譖之故泌言及之泌復  
固請歸山上曰俟將發此議之其後成都使還言  
上皇初得上表徬徨不能食欲不歸及群臣表至  
乃大喜命食作樂下詔定行日上召李泌告之曰

皆卿力也

狄武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  
值上元大張燈燭首夜享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  
夜享軍校首夜樂飲徹夜次夜飲二鼓青稱疾輒  
起令孫元規暫主席數使人勞座客至曉各未敢  
退忽有馳報是夜三更青已奪崑崙關矣其始發  
時大兵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  
靈武襄遽爲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  
乃取錢自持之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  
也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



聳視已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踈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之自封焉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平智高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宋景德時契丹陷德清軍逼冀州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畢士

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群臣問方畧時以虜寇深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人也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也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不知者曰誰與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筭矣柰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意乃決

英宗繼統大臣有不預建立者陰進廢立之說琦奏事簾前太后忽問漢昌邑王事琦對曰漢有兩昌



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后語既塞琦即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甚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曰無他舊嘗聞耳琦因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女今皇帝自少鞠於宮中皇后又是外甥乃天安排此兒女以遺太后豈可不自愛惜后含怒曰尚欲舊窠中求免耶聞者驚懼皆退數步琦獨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叅政歐陽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昔溫城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忍耶后意稍和修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稟

命奉戴嗣君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爾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後數日琦獨見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爲不多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矣琦慮宮中或有不測一日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在外而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不得辭其責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琦即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



汗琦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  
議英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  
之咨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稟我耶孩兒未安恐  
未能出且人主出不可不備儀禮琦曰此小事朝  
廷願指即辦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太后  
尚未決還政琦力引古以動之數日批出示某日  
更不御殿琦亟令捲簾撤坐入內都知任守忠者  
奸邪反覆間諜兩宮琦一日出空頭勅一道叅政  
歐陽修已僉書矣趙彜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  
自有說琦坐政事堂以使勾任守忠立廷下數之

曰汝罪當死謫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勅填  
之差使臣即日押行

岳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會軍中得兀朮  
謀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  
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  
今冬以會合寇江東爲名致四太子於清河汝所  
持書竟不至何耶諜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復  
遣至齊問舉兵期剗股納書諜歸以書示兀朮兀  
朮大驚遂廢豫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搆其不備長  
驅中原不報



曹瑋知鎮戎軍日常出戰小捷虜兵引去瑋偵虜兵已去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言於瑋曰牛羊無用徒糜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瑋不答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云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請遽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虜軍將至迎使人謂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憇士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忻然歆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歆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太破虜使遂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貪利以誘

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憇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唐建中初朱泚反陷京師德宗走奉天神策節度使李晟討之軍渭橋熒惑守歲占爲軍憂已而徙舍賓佐皆入賀晟流涕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何庸知及克長安將佐入賀晟謝之曰曩非相拒晟聞五星之羸縮也無常一退舍動色相慶脫復還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諸將謝不及



張守珪爲瓜州刺史虜奄至衆失色守珪曰瘡痍之餘詎可矢石相埶須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引去守珪縱兵邀擊敗之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臣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繼旣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公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恩召近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爲得輔臣之體

宋太宗時一宮人踰垣潛出捕獲太宗遲違不欲殺之皇城使劉承規奏曰法不可容臣湏是活取心肝進呈即時領去送尼寺中潛遠嫁之却取旋殺猪心肝一具以盒子貯來六宮圍而哭之良久略揭以慰太宗由是宮掖肅然

裴晉公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失印聞者失色度即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竊怪之夜半飲酣左右復白印存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其故度曰此出於胥徒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之則投諸水火不復更得矣時人服其弘量



王韶罷樞密副使以禮部侍郎知鄂州一日宴客出家妓奏樂入夜席客張續沉醉挽家妓不前遽將擁之家妓泣訴于韶坐客皆失色韶徐曰比出爾曹以娛賓而乃令賓客失歡命取大盃罰家妓既而容色不動談笑如故人亦服其量也

張釋之爲廷尉有王生者善爲黃老言嘗居廷中公卿盡會王生願釋之曰爲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或讓生生日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于廷尉廷尉天下名臣吾故使結襪欲以重之諸生聞皆賢王生而重廷尉焉

京下忽闕見錢市間皇皇忽一日秦檜呼一鑷工櫛髮以五千當二錢犒之諭云此錢數日間有旨不使早用了鑷工親得鈞旨遂與外人言之不三日間京下見錢頓出此宰制天下之小術又檜在相位願指上下無敢弗從時都下貨壅乏見鏹市屢大闕府尹以聞檜咲曰易耳即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絡繹奔而來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可鑄樣錢一緡進呈廢見鏹不用約翼午畢事院官唯唯而出召工爲之富家聞者盡出宿鏹市金粟物價太昂泉溢于市旣而樣錢上省寂無聞矣



楊么爲寇岳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必善遇我遂降飛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叅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慚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待

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知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旣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詭全琮劉銑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



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  
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  
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澤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  
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  
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  
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臯擒斬  
么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  
慰撫之縱老弱歸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賊平浚  
嘆曰岳侯神筭也

元禎便騎射爲南豫州刺史大湖山蠻時時抄掠其

前後守牧多羈縻而已禎乃設畫召新蔡襄城蠻  
魁三千餘人禎盛武裝于州西爲置酒使之觀射  
先遣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箭皆中然  
後命左右以次而射先取一囚犯死罪者使服軍  
衣亦參射限命射不中禎卽責而殺之蠻魁等相  
視股慄又預教左右取死囚十人皆着蠻衣云是  
抄賊禎乃臨坐僞舉目瞻天微有風動禎謂蠻曰  
風氣少暴似有抄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  
十里許卽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爾  
鄉里作賊如此合死不蠻等皆叩頭曰合萬死禎



卽斬之乃遣蠻還諸蠻大服自此境無暴掠  
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死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  
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詔誅監軍黃德  
和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呂夷簡簡對曰不  
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夷簡擇之對曰臣  
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  
都知押班但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仁宗從之翼日  
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官士大夫嘉夷簡之有謀  
真宗之次澶淵也一日語寇準曰今虜騎未退而天  
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

可爲朕守魏準曰當此之際無方畧可展古人有  
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叅政王欽若福祿未艾宜  
爲可守于是卽時進促出敕退召欽若諭以上意  
授敕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未及有言準遽曰主上  
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叅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  
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就途身乃安也遽酌太  
白飲之命曰上馬杯欽若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  
準答拜曰叅政勉之回日卽爲同列也欽若馳入  
魏則戎虜滿野無以爲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  
修齋誦經而已越數日虜退乃召爲次將或云欽



若數進疑辭于上前故準因事出之以成勝敵之績耳

李允則知雄州時上元舊不燃燈允則結綵山聚優樂使民夜縱遊明日偵知北酋欲間入城中觀允則與同僚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女奴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驢廡下使遁去卽幽州統軍也後數日爲契丹所誅嘗宴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副使請救不答少頃火熄悉瘞所焚物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噐甲不浹旬兵數以完無人知者樞

密院請劾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儼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爲舍宴而救事或不測又得謀釋縛厚遇之謀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謀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謀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以爲報一日民有訴爲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衆以爲怯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荅以無有益他謀欲以毆人爲質驗比得報以爲妄乃



殺謀

丞相主簿楊修謀立曹植爲魏嗣曹丕患之以車載廢簾內吳質與之謀修白操不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簾載絹入修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不疑

張鬻知處州有人欲造大舟不能計其所費問之鬻云可造一舟以寸分尺便可計算

宋河中府浮梁用鉄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觔治平中水暴漲絕梁牽牛沒于河募能出之者真定僧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

鉤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

劉錡順昌之戰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籍其豆于下虜馬饑聞豆香低頭食之又多爲竹筒所滾脚下不得地以故士馬俱斃

元董搏霄陸運之法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計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



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

岳飛總兵駐揚州時奉使魏良臣過王置酒與別杯一再行流星庚牌杳至良臣問故王曰有詔移軍守江乃命撤爨班師良臣去王度其已出境乃上馬令軍中日視吾鞭所嚮諸軍大集行至大儀鎮勒精兵爲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鼓聲則起而擊之良臣至虜問吾軍動息良臣以所見告虜甚喜勵兵趨江口距大儀五里其將李董撻也擁騎過五陣之東王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吾軍旗與

虜軍騎雜出虜軍亂兮刀無所施而吾師伍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堪人心下捎馬足虜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李董撻也兀朮走還泗上乃責良臣賣已將殺之良臣好辭得免

陸抗之鎮荊州也以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于中以絕寇叛羊祜欲因作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損費功力

安定太守母丘興將之官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



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告羗胡安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于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羗中陵果教羗使自請爲屬國都尉操曰我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餼不稱輒殺人李抱玉將饋勞賓介無敢往馬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

李密與王世充戰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諜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

夏主竇建德微時有劫盜夜入其家建德知之立戶下連殺三盜餘盜不敢入呼取其尸建德曰可投繩下係取去盜投繩而下建德乃自係使盜曳出捉刀躍起復殺數盜繇是益知名

李光弼進圍懷州史思明來救光弼再逐北思明見兵清河聲度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渡旣夕還軍留牙將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月萬人敵也



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左  
右竊恠語無倫是日思明果召日月曰光弼野次  
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毋歸日月至壘使人  
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  
雍希顥日月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顧獲希顥  
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  
特進兼右金吾大將軍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  
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得野戰聞我野  
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  
以爲功日月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月之右

降者見遇二者得不思奮乎

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間論伐魏形勝甚合  
備計稍欲親近刺客尚未得便會既而諸葛亮入  
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  
如廁備謂亮曰頃得奇士足以助吾補益亮問所  
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嘆曰觀客色動而神懼  
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  
追之已越牆而走

顏真卿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芽孽真卿度必  
叛陽托霖雨增俾濬隍料丁壯儲倉廩日與賓客



泛舟飲酒以紆今山之疑果以爲書生不虞也祿  
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叅軍李  
平馳奏玄宗始聞亂嘆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  
臣耶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  
人所爲乃若是

張詠知崇陽縣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  
不若早自異也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爲苦其後權  
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皆已成爲絹歲百萬  
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真宗以示王旦公曰東

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上曰何以  
谷之公曰止當以微物而輕之也乃以歲給三十  
萬物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  
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末  
仍依常數與之今後永不爲例

昭帝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旒衣黃襜  
褕著帽造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  
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  
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  
石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



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  
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  
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造此罪人也  
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  
大臣當用有經術明于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  
在位者皆自以爲不及也

自得語

朱懷吳輯 朱宗吳刪 門人余應科較

十三慧

智者或慮而得或困而通人之爲也慧非人之  
所爲天若縱之盖有夙稟者然一切可學惟慧  
不可學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  
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旣畢令問諜問曰魏王何如  
匈奴使荅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  
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唐劉晏八歲獻頌玄宗奇其幼命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賜遊宮貴妃坐之膝上親爲總髻宮人貽花梭果卽授太子正字

竟陵王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爲率蕭文琰曰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江洪等共叩銅鉢響滅則詩成皆可觀

王儉幼篤學父僧虔曰我不患此兒政恐名太盛耳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器也括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

王訓幼聰警僧惠超奇之謂門人羅智國曰四郎眉

目踈朗舉動和韻此是興門戶者年十六補國子生問說師袁昂昂曰久藉高名有勞虛想及觀容止若披雲霧俄而諸袁子弟來昂曰我兒出數十若有一子如此實無所恨

王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彪子時僧虔累十二博碁旣不墜落亦不再作僧綽採蠟燭珠爲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不復惜伯父弘嘆曰僧達俊爽將不減人然亾吾家者終此子也僧虔必至三公僧綽當以名義見美

劉蓋早慧從武帝登北顧樓賦詩受詔便成上以示



其祖漑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  
蓋後漑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曰得無貽厥之力

徐陵數歲家人携候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  
麒麟也

任城王子順年九歲陳豐比之江夏黃童父澄笑曰  
藍田生玉不容不爾

宗慄少聰敏好讀書語輒引古事鄉里號小兒學士  
袁克年十餘歲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戲  
克曰袁郎子絺兮綌兮婁其以風充應聲曰惟絺  
惟綌服之無斃客大嗟賞之

廖衡性警敏六歲能屬文縣尉催租見之負抱至衙  
命吟雨中山茶詩有淚多陳后愁離殿浴出楊妃  
困倚欄之句尉湖外人時方得家報卽事出對云  
洞庭消息寄來遲衡應聲曰巫峽夢魂歸去早大  
奇之

許允爲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  
婦出誠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旣至帝覈  
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  
檢校爲稱職與否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旣檢校皆  
官得其人於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



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  
待頃之允至

許允爲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  
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  
諸兒事後徙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若才流及  
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  
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  
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  
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爲友者唯此二

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  
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  
之達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  
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爲  
勝

王渾妻鍾氏生女令淑武子爲妹求簡美對而未得  
有兵家子有俊才欲以妹妻之乃白母曰誠是才  
者其地可遺然要令我見武子乃令兵兒與群小  
雜使母帷中察之旣而母謂武子曰如此衣形者  
是汝所擬者非邪武子曰是也母曰此才足以拔



萃然地寒不有長年不得申其才用觀其形骨必  
不壽不可與婚武子從之兵兒數年果亡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  
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  
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卽左  
將軍王凝之妻也

蔡中郎在陳留憐人召中郎飲比往酒已酣客有彈  
琴於屏中郎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名我而有殺心  
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以蔡君至門而去中郎  
素爲鄉邦所宗主人自起追問其故中郎具以告

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  
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唯恐螳螂  
之失蟬也此起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中郎笑曰  
此足以當之矣

蔡中郎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  
東間第十六可以爲笛取用果有異聲

蔡文姬年六歲時父中郎於夜中鼓琴絃絕文姬曰  
第二絃中郎復故斷一絃以問之文姬言是第四  
絃並不差繆中郎云偶得之耳文姬曰季札觀吳  
知興亾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觀之



何謂不知

張安世以父任爲郎上幸河東嘗亾三篋詔問莫能對惟安世悉識之具述其事

漢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群臣莫能知之竇攸曰鼯鼠也見爾雅

蒲元性多奇思於谷口爲諸葛武侯鑄刀三千口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又嘗

以竹筒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因曰神刀又爲孔明作一脚牛運糧

張綰與兄纘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以百事綰對闕其六號百六公

王武子善解馬性嘗乘馬着連錢障泥前有水終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徑渡

王大將軍常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槌小異王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回風槌使視之云船人入夾口

樂人王令言妙解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



子當從忽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  
言時卧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  
子問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言頃來有之令言欷  
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  
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者君也吾是以  
知之帝果於江都遇害

李龜年常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  
聲王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楊州  
薛滿

太常缺黃鐘鑄不能成李嗣真道逢一車鐸聲甚厲

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  
得鐘衆樂遂和

李贊皇作相日有親知奉使京口贊皇曰金山泉楊  
子江中泠水各置一壺其人舉棹醉而忘之至石  
頭城方憶乃汲一瓶歸獻李飲之曰江南水味大  
異頃歲此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  
隱

楊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魏武自  
出看使人於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卽令壞之旣竟  
曰門中活闕字也王正嫌門大也



人餉魏武一杯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  
衆衆莫能解次至楊修修便噉曰公叫人噉一口  
也復何疑

魏武常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  
嬪外孫壘曰八字魏武謂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  
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  
得令修別紀所知修曰黃絹色系也於字爲絕幼  
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爲好壘曰  
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  
與修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楊德祖爲主簿時操旣平漢中欲討劉備而不得進  
欲守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操出教唯曰雞肋  
外曹莫能曉德祖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  
則殊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白外稍嚴俄操回師  
時人服其幾決

張說女嫁盧氏常爲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搯牀龜  
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  
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箸箒飢落釜中太  
丘問炊何不餽元方季方長跪曰太人與客語乃



俱竊聽炊忘箸筭飢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  
否對曰彷彿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  
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飢也

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  
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不  
荅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  
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  
至則是不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下車引  
之元方入門不顧

徐孺子年九歲常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

當極明耶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  
不明

黃子琰少卽辯慧建和中嘗日食京師不見子琰祖  
太尉以狀聞太后詔聞所食多少太尉思其對而  
未知所况子琰年七歲時在側曰何不言日食之  
餘如月之初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隸  
校尉詣門者皆雋才清流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  
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旣通前坐元禮問曰  
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



有師資之親是僕與君奕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大中大夫陳韙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韙大踧踖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二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又收至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纔七歲以幼弱得全寄住他舍主人遺以肉汁男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

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或有言于曹操收之將加戮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

孫策年十四詣袁術俄而外通劉豫州來孫便求去袁曰劉豫州何若荅曰英雄忌人旣出下東塔劉玄德從西塔上但得轉顧視孫足下行殆不復能前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酒其父時覺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後父訊之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是以不



拜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荅曰未聞孔雀是孔子家禽

晉元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潛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且以東渡意告之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荅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群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乃荅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耶荅曰舉目見日不見

長安

司空顧和與時賢共清言張玄之顧敷是中外孫年並七歲在林邊戲於時聞語神情如不相屬後於燈下二兒共叙客主之言都無遺失顧公越席復捉其耳曰不意衰宗復生此寶

王養言數歲時祖母集諸孫侄散棗栗於牀群兒競取之泰獨不動祖母問其故曰不取自當得賜謝元正幼便聰慧八歲爲春日閒居詩從舅尚書王筠奇其有佳致謂其親曰此兒方當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蘇頌年五歲裴談常過其父頌方誦庾信枯樹賦避  
談字諱因易其韻曰昔年移柳依依漢陰今看搖  
落悽愴江潯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皆歎異之  
高定是貞公郢之子年七歲時讀書至牧誓問柰何  
以臣伐君貞公曰應天順人耳又問用命賞於祖  
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貞公不能對

開元間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荅禁中有員倂九  
歲升座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  
應耳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乎倂跪奏有臣舅子  
李泌帝卽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

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畧說  
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  
卽荅曰方若行義圓若行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  
說云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獻問元澤  
何者是獐何者是鹿元澤寔未識良久對曰獐邊  
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

岳柱年八歲時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指陶母  
手中金釧詰之曰有此可易酒何用剪髮何大驚  
卽易之



宋武時青州人發古塚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等不能對賈希鏡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兒檢閱果然

李銓少聰慧有至行銓兄前母子後母甚不愛而衣食皆使下銓銓年五歲覺已衣勝兄卽脫不着須兄得已同然後服之其母遂不得有偏及長銓內順母外奉其兄故閨門雍穆爲羣族所稱

趙葵父方常夢南岳神降其家乃生葵一日方犒將士賞不酬勞軍欲造變葵時總角從旁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自有賞軍心乃定人服其機警

謝尚少時父鯤常携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顏子也

尚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客皆嘆異

丙吉知陳留有富人年九十無男娶隣女一宿而死後產一男至長其女曰吾父娶一宿身亡此子非吾父之子爭財數年不決吉曰吾聞老翁兒無影不耐寒其時秋暮取同歲兒共解衣試之老翁兒獨呼寒日中果無影遂直其事

王戎年七歲常與兒戲道邊有李樹小兒多競走取唯戎不動人問之荅曰樹在道邊而子多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李百藥七歲時坐客有談徐陵文者曰藉琅琊之稱  
衆皆不省百藥進曰傳稱邠人藉稱注云邠在琅  
琊客驚歎

唐張巡嘗見于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曰未  
熟耳巡曰吾于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因誦嵩  
所讀漢書終卷不錯一字

齊沈僧照常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何故荅曰國家  
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聞南山虎嘯知  
耳俄而使至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名見大尉長孫無忌司空李

勣與朝堂立語戲嘉隱曰吾所倚何樹也對曰松  
勣曰此槐也何以言松嘉隱曰以木配公則爲松  
無忌連問之吾所倚何樹也對曰槐也無忌曰汝  
不能矯對耶嘉隱曰何須矯對便取以鬼配木耳  
潘孟陽母劉夫人是劉晏妹孟陽爲戶部侍郎夫人  
憂之曰以爾人才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至也  
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視  
之喜曰皆爾儔也不足憂矣向未坐綠衫少年何  
人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  
相



張商英少年負竒氣尤不信佛常於招提觀金剛般若喟然嘆曰豈胡書而反與於六經乎歸著無佛論達曉不成一字妻曰公平日爲文援筆不加點伸紙萬言今作何文其苦乃爾張相曰吾欲作無佛論妻曰旣已無矣何論之有張大悟

徐之才年八歲與從兄康造周捨聽老子捨爲施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荅曰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

鄭康成家奴婢皆讀書嘗怒一婢拽於泥中一婢問胡爲乎泥中曰薄言往訢逢彼之怒

崔鉉元畧之子也爲兒時隨父訪韓晉公澠澠指駕上鷹令咏焉吟曰天邊心膽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縑人澠曰此兒可謂前程萬里也寶曆三年登第久居廊廟三擁節麾封魏國公云

孫盛爲庾公記寶參軍從獵將其二兒齊由齊莊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耶應聲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孫周翰自幼精敏其父穆之携以見羣侯時賞春作會侯與座客簪花因命翰曰口吹楊柳成新曲翰



曰頭帶花枝學少年侯笑曰何遽便戲老夫

潮陽蘓福八歲賦初月詩氣朔盈虛又一初婦娥底事半分無却於無處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惜乎十四而夭

梁天監初法書中有王右軍草書千字患其不倫命周興嗣以韻語屬之一夕成文髮鬢盡白

宋譚惟寅字子欽讀書一覽終身不忘嘗夜入衢州祥符寺借燭閱碑不得遂以手模之既歸畢錄黎明對本不遺一字

宋藍奎字秉文性強記書不再閱家無圖史或假于人越宿則歸又問之輒能成誦嘗有詩云嬾思身外無窮事願讀人間未見書

漢防年因繼母陳殺其父遂殺陳廷尉以大逆讞帝疑之武帝年十二侍側對曰繼母如母緣父之故今繼母殺其父下手之時母道絕矣是父仇也不宜以大逆論帝然之

楊愔六歲受史書十一歲受詩易從兄昱臨重之曰此兒駒齒未落已足吾家龍文更十年當求之千里之外梁保太初拜太子少保封開國公

宋陸九淵字子靜生而穎異年三四歲問其父陸賀



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荅遂深思至忘寢食  
陳元方爲冀州刺史舉秀才崔琰時九歲入選曰卿  
年幼未合此舉琰曰項橐八歲爲孔子師今自恨  
過矣曰卿與崔杼遠近琰曰如公與陳恒相似  
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爲一席食已必舉一  
話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股何也其孫  
女方七歲荅曰恐妨同座者

張玄祖八歲齒齟先達知其不常戲之曰君口何爲  
開狗竇玄祖曰使君輩從此中出

寇公準八歲華山詩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其師

謂準父曰賢郎怎不作宰相

柳公權從文宗幸未央宮帝駐輦曰朕有一喜邊城  
賜衣久不時今中春而衣已給公權爲數十言稱  
賀帝曰當賀我以詩宮人迫之公權應聲成文婉  
切而麗詔令再賦復無停思天子甚悅曰子建七  
步爾乃三步

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  
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  
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  
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



筆真草唯命于是繕寫文無遺誤  
王勃每作碑頌先磨墨數斤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  
筆書文不加點時人謂之腹藁

唐上官儀應詔詩中用影娥池學士無解其事張柬  
之曰漢武于望霍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影娥池  
每登臺眺月影入池中如仙人乘舟笑弄月影因  
名影娥池亦曰眺蟾臺人服其博

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榜蒲見有勝負因曰南  
風不競門生輩輕其小兒迺曰此卽亦管中窺豹  
時見一班子敬瞑目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

遂拂衣而去

陸機嘗餉張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  
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旣而  
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  
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獻

荀勗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音樂未調乃  
曰得趙之牛鐸卽諧矣試之果然

惠帝中人有得毛長三丈以示華華慘然曰此謂海  
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

唐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遇陸鴻漸謂曰陸君善茶



天下所聞楊子南冷水又奇絕今者二妙千載一  
遇何可輕失乃命軍士謹信者挈瓶搦舟深詣南  
泠陸潔器以待俄水至陸以杓揚水曰江則江矣  
非南泠者似臨岸水使者稱不敢既而傾諸盆至  
半遽止又以杓揚之曰此南泠者矣使者蹶然駭  
曰某自南泠齎水至岸舟盪去其半懼其少取岸  
水增之處士之鑿也李大驚

王荆公當國蘇東坡出知杭州餞別荆公囑東坡大  
計入京過楊子乞攜江心水一瓶見惠東坡諾之  
至期經金山令人汲水一瓶携送荆公云此必空

瓶也啓視之果然蓋楊子江心水非銀瓶不注古  
有是言也

陸績字公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  
枚因拜墮地術曰陸郎何乃作賓客而懷橘乎績  
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奇之

漢伏生治尚書孝文欲召之伏生年九十餘不能行  
詔使晁錯受之伏生老言不可曉使其子傳言教  
錯

晉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雒華曰此必蛇化爲  
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



竇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捶辱滔深以爲憾陽臺又專伺蘇氏之短讒毀交至滔益忿焉蘇氏時年二十一及滔將鎮襄陽邀其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滔遂携陽臺之任斷其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爲迴文詩凡八百四十字名曰璇璣團然讀者不能盡通有起宗道人者析爲七圖讀之整若行陣得三四五六七言者三千七百餘首宛然天成有此奇構亦有此奇悟

南北時司隸徐正名知人苻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

見而異焉問曰符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耶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之相

唐蘇頲字廷碩五歲便措意於文每坐卧卽吟詩未嘗少輟至八九歲一覽誦千言有若素習者京兆尹嘗令咏尹字卽應聲口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如伊少人十七歲遊大學對策甲科

班姬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姬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兄固著漢書其人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



閣踵而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昭作女戒七篇

蠶最巧作繭往往遇物成形有寡女獨宿倚枕不寐私傍孔壁中視鄰家蠶籬箔明日蠶都類之雖眉目不甚悉而望去隱然似愁女蔡邕見之市歸縑絲製琴弦彈之有憂愁哀慟之聲問女琰琰曰此寡女絲也聞者莫不墮淚

宋神宗時王襄敏公韶在京師會元夕張燈家人皆步出將帷觀焉幼子家行第十三方能言珠帽錄服馮肩以從至宣德門上方御樓薈雲綵鰲簫吹雷動士女仰視喧擁闐咽轉盼已失所在騶御皆恇懼不知所爲家人不復至帷次狼狽歸未敢請捕襄敏訝其返之亟問知其爲失南陔曰宅子當遂訪若吾十三子必能自歸怡然不復求咸叵測居旬日內出犢車至第有中大人宣旨抱南陔以出諸車家人驚喜問南陔所之乃知是夕姦人利其服裝自襄敏第中已跡其後旣負而趨南陔覺負已者之異亟納珠帽懷中適內家車將入東華



門南陔過之板幘呼焉中大人愛其娟秀抱置之  
膝翌早擁至上閣以爲宜男之祥上問以誰氏子  
竦然對曰兒乃韶之幼子也具告所以上以贍對  
不凡且歎其早慧令暫留欽聖鞠視詔開封捕賊  
乃令載以歸賜壓驚金犀錢果鉅萬其機警見於  
幼年如此

馬遠河中人後居錢塘光寧朝侍詔畫院嘗畫三教  
圖釋氏黃面則跏趺中坐猶龍翁儼立于傍吾夫  
子乃作禮于前此蓋內璫故令作此以侮聖人也  
一日傳旨俾古心江子遠作贊公卽題曰釋氏跌

坐老聃傍睨惟吾夫子笑倒在地遂大稱旨

武后天授元年壽春郡王成器兄弟五人初出閣同  
日受冊有司撰儀注忘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知  
闕禮宰臣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勳立召小吏五  
人各令執筆口授分寫同時須臾俱畢詞理典贍  
時人歎伏

王延壽字文考父逸欲作魯靈光殿賦命文考往畱  
其狀文考因韻之以簡其父父曰吾無以加也時  
蔡邕亦有此作十年不成邕見文考此賦遂隱而  
不出文考時年二十至二十四過漢江溺而死其



與宋玉唐勒景差伯仲者與

爾朱敞字乾羅榮之族子也父彥伯齊神武韓陵之捷盡誅爾朱氏敞小隨母養于宮中及年十二自竇而走至大街見兒童羣戲者敞解所着綺羅金翠之服易過而遁追騎尋至初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曰非會日已暮由是得免

杜鎬侍郎兄仕江南爲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爲近親所證者兄疑其家未能決形于顏色鎬尚幼問知其故輒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以比也兄甚奇之

自得語

朱懷吳輯 朱宗吳刪 黃履吉訂

十四術

術者術數也理與數皆可以前知然數未始不附理而存所謂宇宙間別有一種道理者是也子曰百世可知第不肯規規然言之夫規規然言之則落於術數矣袁郭諸人豈誠無言不驗世特傳其驗者耳徵事射覆前知如神而卒不能自保其身安在其爲前知也

唐袁天罡嘗渡江叩舟而還或問故曰船中人鼻下

自得語

術

十四卷

一

三百三



氣皆黑不可以濟俄有一跛男子問舟袁曰貴人  
吾可以濟江中風起幾覆而免跛男子婁師德也  
唐裴知古善樂律正月享太廟樂作知古密語元行  
冲曰金石諧婉將有大慶在唐室子孫乎是月唐  
中宗復位人有乘馬者知古聞其嘶乃曰馬鳴哀  
主必墜死見新婚者聞佩聲曰終必離訪之皆然  
宋太祖太宗居潛與韓王遊長安時陳搏乘一驢遇  
之下驢大笑巾簪幾墜地左手握太祖右手挽太  
宗曰可相從市飲乎二帝曰與趙學究三人并遊  
可同之陳睥睨韓王甚久徐曰也得也得非渠不

可已入酒舍韓王偶坐席右陳怒曰紫薇帝垣一  
小星輒據上次可乎斥使居帝下

唐曹元理善筭術嘗詣陳廣漢設食甚薄廣漢曰有  
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以匕箸筭曰俎上蒸甗  
厨中荔枝何不設廣漢大驚

紹興辛巳蔡元定在顯慶堂推演後世子孫休咎賦  
曰顯慶堂將後世推子孫紹復承吾書四傳學業  
家還在五世因貪人產除纘俗流風六七代繼興  
遺跡八九渠數終輪奐猶有代御史尹仁爲吹噓  
厥後子沉集書經傳註盛行于世而孫模抗輩相



繼表揚曾孫希仁以貪酷籍沒成化丙申巡按御史尹仁入關夜夢一老人囑求棲身之地叩問其姓名曰蔡某也及至建陽訪蔡氏子孫得其所傳家譜閱之見西山推演後世之詩中預有姓名不覺悚然卽捐俸爲建傳心堂蓋其賦毫不爽云  
袁天罡嘗相李嶠當天母憂之罡因視嶠夜息出入皆自耳中遂賀母曰此龜相也貴且極壽  
唐李藩少時問卜于胡蘆生生曰子紗籠中人也藩不省後有新羅僧言凡位當宰相者冥司必潛以紗籠護其姓名恐爲異物所害也

富韓公謝事居洛日邵康節謁公公指胡床曰病中設此惟待君耳康節顧左右更取一胡床來日中當有一綠衣少年候公公雖病強見之公薨後此人當秉筆記公事公素敬康節神其言因戒閣人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爲通旣午范祖禹來遂延入問勞且曰老病卽死但生平粗懷樸忠他時筆削累君顧少留意後十餘年祖禹脩撰韓公傳  
邵康節在洛中與諸老共賞牡丹座中因問牡丹在何日萎謝康節云在來日午刻諸老素奇其言遂相約次日復聚于此坐觀將午花猶如故衆疑語



將不驗忽騎馬群逸花前頃刻蹂躪殆盡

晉隗炤善易臨終書板授妻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姓龔此人負吾金卽以此板往責至期果有龔使至妻齎板往使者惘然良久乃悟取著莖之嘆曰吾不負金汝夫自有金知汝漸困故藏金以待知我善易故書板以寓意耳金五百觔盛以青甕覆以銅拌在屋東去壁一丈入地九尺掘之果如卜

萬年縣捕賊官李公春月與所知在街西官亭子置膾一客偶至淹然不去氣色甚傲衆問所能曰某善知人食料李公曰且看今日膾有人不得吃者否客微咲曰惟足下不得吃李公曰某爲主人故置此膾安有不得吃之理座中諸君爲證請賭之因促饌將就有一人走馬來云京兆尹召李公走馬去陰語庖人但留膾兩碟欲破術人之言良久勾當公事奔馬來諸人已食畢獨所留膾在馬李公脫衫就坐執筋而罵術士膾已在吾手寧尚不得食術士顏色不變曰某所見不錯未知何故李公曰事已至此尚敢大言言未了官亭子土忽壞數尺墮落食噐粉碎膾在糞埃李公驚異問厨人



更有膾否曰盡矣乃厚贈術士向使李公不罵而  
徑食或當得入口乎數也

張詠入華山問道于陳圖南先生先生曰未敢許入  
道世界方待公救火亦猶衡岳異人之相李泌也  
蘓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  
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  
也此章惇秉政狎侮三公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  
子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  
子由其未艾乎宜字與直字有蓋棺之義魯直其  
不返乎後悉如所言奸臣播弄三公之數天似假

手奸人也

管公明過清河時適大旱太守問何當有雨公明曰  
今夕當大雨至日向暮了無雲氣衆人並懽唾公  
明言樹中已有少女微風陰鳥和鳴若少女反風  
陰鳥亂翔其應至矣須臾雲氣四起大雨傾注  
漢武帝時上林苑獻棗上以所持杖擊未央前殿檻  
呼朔曰叱來叱來先生知此篋中何物朔曰上林  
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朔者上也  
以杖擊檻兩木林也曰来来者棗也叱叱者四十  
九也上大笑賜帛十疋



寧王方集賓客讌話之際鬻馬牙人麴神奴者請呈  
二馬焉寧王卽於中堂閱試不相上下寧王顧問  
神奴曰其價幾何乎牙人先指曰此一千緡次指  
曰此五百緡寧王忻然左右曰如言付錢馬送上  
廐賓客莫測其價之懸殊卽共咨詢寧王曰諸公  
未喻驗之卽令鞭轡馳驅徃復數四笑謂坐客曰  
辨其優劣否皆曰不知寧王乃顧千緡者曰此馬  
緩急百迈蹄不起纖埃復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徃  
來十過足下頗生塵埃以此品其價之高下坐客  
乃服

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  
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不能解或言玄能者融  
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旣而  
融有禮樂皆東之嘆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  
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筮逐之告左右  
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去竟  
以得免

宋張九哥居京師雖凍雪亦單衣燕王奇之常召與  
飲後見王曰將遠遊故來別有小技欲悅王觀乃  
取重羅剪爲蛺蝶飛去遮蔽天日少頃呼之皆來



復成羅王曰吾壽幾何曰開寶寺浮圖齊後浮圖  
災王亦薨

唐明崇儼以奇術自鳴高宗召見盛夏思雪崇儼坐  
頃卽取以進自云於陰山取之上又憶瓜索百錢  
須臾以瓜獻曰得之緱氏老人圃中上召問老人  
云失一瓜而得百錢

晉扈謙居金陵攝山每筮一卦八錢日限錢五百以  
三伯供母二伯飲酒五伯足一卦千錢不爲也海  
西山旦出見赤蛇蟠御床俄頃失蛇詔謙莖之謙  
曰晉室有盤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海西曰可

消伏否曰後年有大將北征失利應損三萬人此  
災可消後桓温北征敗績還石頭乃廢海西立簡  
文又桓温妾產桓玄時至艱謙莖曰公第六間馬  
埒壞竟便產當是男兒聲氣雄烈震動四海後謙  
母旣塋乃辭温而去曰因緣盡矣數日酒保于落  
星路見謙卧地始謂其醉捉手引牽惟有空衣  
晉潘茂名入山遇二道士奕顧謂潘曰子亦識此否  
荅曰入猶蛇竇出似雁行道士笑可其說因語服  
食仙去

武帝與越王爲親遣東方朔泛海求寶愆期不至乃



微服齋緝問卜於孫賓賓延坐未之識也帝故卜卦方知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覓物卿勿言賓曰陛下非卜他物卜東方朔耳朔行七日必至今在海中西面招水大嘆到日請詰之朔至帝曰卿約一年何故二載朔曰臣不敢稽程探寶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西面招水大嘆何也朔曰臣非嘆別事嘆孫賓不識天子與陛下對坐耳帝深異之

左慈得九丹金液經曹操聞而召之閉一室斷穀食日與水二升暮年出之顏色如故操欲學之慈曰學道當清淨無爲欲殺之爲設酒慈以簪畫杯酒中斷飲其左以其半與操以杯擲屋棟似飛鳥之狀一坐屬目失慈所在曾操會客慈亦預宴珍饈具備所欠吳江鱸慈取銅盆貯水釣之得魚又操經陽城山見慈採藥令人逐之走入羊群操知不可得告之曰不復相害試君術耳一老羝屈膝曰詎如許卽赴之群羊數百皆爲羝立云詎如許武帝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盃下射之皆不能中東方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列著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則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跛跛爪



瓜善緣壁至非守宮卽蜥蜴上曰善賜帛十疋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諸葛穎精于數晉王廣引爲叅軍甚見親重一日共坐王曰吾卧内牡丹盛開君試爲一筭穎挑一二子曰牡丹開七十九朶王入掩戶去左右數之政合其數但有二莖將開故倚闌看傳記伺之不數十行二莖大發乃出謂穎曰君筭得無左乎穎再挑一二子曰吾過矣乃九九八十一朶也王告以實盡歡而退

漢武帝喜遊天下忽見一坑遣使者視之知深幾丈使者還對坑深不知幾丈武帝曰朔多智使往視其深淺方朔對曰坑深一百二十丈武帝曰先生何以知之耶朔曰臣到以大石投坑中傾耳而聽之久久乃到僂僂有聲九九八十一六六三十六以此知之

唐袁天罡占卦能知前後五百年事其妻謂曰汝占後世子孫榮枯若何罡占之至十世孫某極貧妻曰有救助否罡又占得本府太守于某年月日時有墮梁之厄寫一書以朱匣盛之封鎖家廟中匣外留字以示子孫傳流不得妄動付與第十世子



孫于某年月日時將此匣送本府太守令伊起身  
下堂親受後至十世孫果極貧思祖言于某年月  
日時將此匣送府堂階下令太守起身自接方下  
階堂上梁朽墮下公座打碎開匣視之有一帖云  
爾救我十世玄孫之貧我救你墮梁之厄太守俯  
伏拜謝薦其孫入仕

真宗時一術者目瞽善聽聲揣骨一日揣王繼忠駭  
曰此人可許半生食漢祿半生食胡祿繼宗後爲  
高陽總管咸平中與虜戰遂陷虜虜以姿儀雄偉  
以女妻之僞封爲吳王改姓邪律終於虜

政和初秦檜遊建康太學博記工文善幹鄙事同舍  
號爲秦長脚每出遊飲必委之辦集有頭陀道人  
入學至養正齋前時同舍生十人錢時政范同等  
及檜在焉道人曰異事異事八座貴人已着一屋  
關了兩府從官直如許多范素薄檜乃指謂曰此  
長脚漢也會做兩府客曰君勿浪言他時生死俱  
在其手滿座大笑道人曰諸公莫笑總不及此公  
後四十年其言悉驗

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景九月九日  
汝家當有災厄急宜去令家多作絳囊盛茱萸以



繫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登山  
夕還見雞狗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代之矣  
今世人每至九日登山飲菊酒婦人帶茱萸囊  
費長房遇壺公有神術能縮地脉千里聚在目前放  
之復如舊

東方朔傳武帝時有神雀下丞相御史丞二千石諫  
議大夫博士皆上壽朔獨不賀帝問故對曰此巫  
雀非神雀也恐後有害國事者朔因謝疾去後卒  
有巫蠱之事

邵康節先生行洛陽天津橋忽聞杜宇之聲嘆曰北

方無此物異哉不及十年有江南人以文字亂天  
下者乎客曰聽杜鵑何以知此康節曰天下將治  
地勢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  
禽鳥得氣之先者也以後果生王安石爲青苗諸  
事亂法

石勒時佛澄圖知石勒當畧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又  
聞寺鈴鳴知明旦食時擒鮮卑賊段波又聽相輪  
鈴音知勒必擒劉曜又知石葱叛又聽鈴聲知國  
有大喪七月石勒死又知太子兒小阿彌病必死  
遇麻襦與論數百年事麻襦謂石虎陛下當終一



柱殿皆人之定數異人能前知之也虎嘗晝卧夢  
群羊負魚從東北來既寤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  
其中有中原乎後慕容氏果都之後石虎爲冉閔所  
殺投尸漳河尸倚橋一柱一移麻襦所謂終柱殿  
也

郭璞至廬江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升繞  
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  
則滅甚惡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宜蓄此婢可於  
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增價則此可除主人從之  
袁客師天綱子也高宗置一鼠於奩令術家射之皆

曰鼠客師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  
三子

晉淳于智能易筮夏侯藻母病詣智卜忽有一狐當  
門向之嗥怖藻馳見智智曰君速歸在狐嗥處拊  
心啼哭令家人驚恠大小畢出一人不出哭勿止  
藻如其言母亦扶病出堂屋五間拉然而崩

晉孝武母李太后簡文時執役宮中簡文無子令善  
相者相諸宮人相者指后當生貴子而有虎厄帝  
幸之生武帝及會稽王道子旣爲太后服相者之  
驗而怪虎害無謂且生未識虎一日外夷進畫一



幅展視爲虎卽時驚動成疾而卒

隋裴寂待選京都一日郊飲遇老人畫地上沙土曰掃國真人又曰玉環天子又曰兵丹上聖告寂云三百年中最雄者此三人耳寂醉卧及醒已失老人矣後人紬繹其名掃國者太宗之刻平僭暴也玉環太真妃子字玄宗以妃而召亂玉環天子是玄宗明矣憲宗始以兵定方鎮之強終以丹竈滅身兵丹之目其憲宗之謂乎

晉羊祜時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有帝王氣鑿之則無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墜

馬折臂位至公無子

漢衛青少爲平陽侯家人青嘗從人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咲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後爲大將軍封長平侯

周騰字叔達爲御史桓帝欲南郊平明將出叔達仰首曰今宮中策馬星不動帝何出焉四更皇太子卒遂止

桑道茂初爲供奉李晟爲神策小將道茂曰某性命當在公手所能赦之否晟笑曰供奉見侮乃爾道



茂懷中取一紙云所犯罪過乃是逼迫伏乞恩慈  
判命全宥晟笑曰遣某道何語茂乞云准狀特放  
晟爲書之後朱泚反晟復京城收從逆數百人至  
旗下道茂大呼曰某有狀取視之乃昔年所書也  
晟驚悟釋放以爲上客

竇儀於堂前雕花椅子二隻祇備二尊人之用其弟  
儼曰甚好工夫但有一隻於某月某日先破儀誕  
之乃覆以錦幕置屏風後不許人用至其日有內  
親某夫人至第無馬杙其從人急遽於屏風後取  
椅下馬訖遂爲馬踢碎其他類此丁晉公常言竇

儼  
二侍郎今之師曠也今人但知邵康節而不知有

張華初爲豫章太守善易卜人畏不敢犯令或當死  
者放歸別父母有一人犯盜欲誅放歸別其人在  
路號哭經趙朔家朔問何故曰某爲盜犯法當死  
蒙太守給假辭別父母限滿赴州刑所以悲哭朔  
曰何不逃去答曰使君明于易筮前後逃者皆獲  
是以不敢朔曰但我計可獲免汝可三遍行渡  
河取竹筒盛水三尺常安腹上仍于黃沙中卧三  
日然後還終始擒汝不得矣其人依朔言至假滿



違限華乃卜之卦成曰何故腹上水深三尺背卧  
黃沙此必投水而死其人竟脫焉

卜者蘇玄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謂之曰我爲子卜  
當升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毬獵不得在宮  
大事可圖也韶以爲然乃與玄明謀結染工無賴  
者百餘人匿兵於紫草車載以入有疑其重而詰  
之者韶急殺之斬關而入先是右軍中尉梁守謙  
有寵每兩軍角伎上常佑右軍至是上狼狽欲幸  
右軍以遠不能遂幸左軍中尉馬存亮走出迎自  
負上入軍遣大將康藝全將騎卒入宮討賊上憂

二太后隔絕存亮復以騎迎至軍韶升清虛殿坐  
御榻與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玄明驚曰事止此  
邪韶懼而走藝全兵至擊殺之

有梟晨鳴於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爲不祥連吐之率  
更云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者已在門李太  
史與率更坐有暴風自南而至李以南五里當有  
哭張以爲有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送葬者鼓  
吹焉

隋文帝仁壽二年皇后獨孤氏崩上令儀同三司蕭  
吉爲皇后擇葬地得吉處云十年二千卜世二百



上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塋父豈不卜乎俄  
而國亡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爲天子  
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吉退告族  
人蕭平仲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若太子得政隋  
其亡乎吾前給之卜年二千者二十年也卜世二  
百者取世二傳也汝識之

術卷終

自得語

朱懷吳輯 朱宗吳刪 王彥度較

十五藝

形下爲藝藝之上有道焉道之上有神焉至於  
神則不可知已大者書畫小者彈丸琵琶諸技  
至於臻極妙境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非神  
而何莊生曰進於技矣此之謂也若夫薛凌雲  
之神鍼密作堂之激輪陸雲臺之樓觀不可知  
之中更有不可知者雖曰於傳有之吾未之信  
也



鄭虔學書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間遂借居日取紅葉書之歲久殆遍

米元章評蔡襄書如少年女子訪雲尋雨體態妖嬈行步緩慢多飾鉛華

李白在開元間不以能書名今其行草不減古人龍江夢餘錄載其二帖是也

右軍字似左氏大令字似莊周山谷此言亦猶東坡以杜子美比司馬遷以江瑤柱比荔枝也

楊子雲曰女有色書亦有色試以色論詩云碩人其頰左傳云美而豔頰長大也漢書載昭君豐容靚

飾唐史載楊妃肌體豐豔東坡詩書生老眼省見稀畫圖但見周昉肥知此可以論字矣

東坡云君謨小字愈小愈妙曼卿大字愈大愈奇李西臺字出群拔萃肥而不剩肉如世間美女豐肥而神氣清秀者也不然則是世說所謂肉鴨而已其後林和靖學之清勁處尤妙此蓋類其爲人東坡詩所謂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肉可謂和靖傳神矣

宣州陳氏能作筆家傳右軍與其祖求筆帖子孫世精其法至唐柳公權求筆於陳氏先與二管語其



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不爾當退還即可  
常筆與之未幾柳以不入用別求陳氏遂與常筆  
陳曰先與者二筆非右軍不能用柳信與之遠矣  
此事見墨藪信乎如來三昧菩薩不知也  
宋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下一世人惟稱范文正  
公書與樂毅論同法黃山谷謂才翁傲睨萬物衆  
人側目而文正公待之甚厚故才翁評書少曲董  
狐之筆耳山谷此評似非君子之言文正公字法  
寔入書家之品才翁非佞語也王荆公字評者謂  
其作字似忙取眼豐體東效荷書法法則皆良

劉靜修詩老覺胸中無墨汁畫譜云李成惜墨如金  
是也梁武帝時舉才謬者罰飲墨汁一斗近有謔  
者云畫士胸中可有酒汁不可有墨汁秀才反是  
懷素貧無紙種芭蕉萬餘以供揮酒名曰綠天菴  
張融善草書帝謂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  
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梁江夏王鋒年四歲好學書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爲  
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累月又晨興不宥  
拂窓塵而先書塵上學爲書字五歲高帝使學鳳  
尾詔一學卽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



償鳳尾矣

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將登梯題之  
既下頭髮皓然因敕兒孫勿復學書

蕭貢是竟陵王子良之孫有文才善書畫常於扇上  
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矜慎不傳自娛  
而已

南宮稱法書曰墨王可謂極稱非右軍大令東武亭  
侯不足當也

陳寺丞伯修子也常於枕屏效元章筆蹟書杜陵詩  
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伯修命出拜元章甚喜

因授以提筆作字之法曰以腕著紙則筆端有指  
力無臂力也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顧小  
史索紙書其所作進黼宸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  
頭而位置規模皆若大字父子歎服因請其法元  
章曰此無他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當自  
熟矣

元章云有人收得虞世南與圓機書一紙剪開字字  
賣之至礬卿二字得麻一斗鶴口二字得銅研一  
枚房邨二字得芋千頭隨人好之深淺

智永研成曰乃能到右軍若穿透始到鍾索也



元章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數人  
元章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  
逸韵蔡襄勒字沈遼挑字黃廷堅描字蘇軾畫字  
上曰卿書何如曰臣乃刷字  
米元章爲書學博士一日上幸後苑春物韶美儀衛  
嚴整遽召芾至出烏系欄一軸宣語曰知卿能大  
書爲朕竟此軸芾拜舞訖卽大書二十言以進曰  
目眩九天開雲蒸步起雷不知天近遠親見玉皇  
來上大喜錫賚甚渥或問之答云初叩軒陛閣門  
臣僚以笏引之升殿此上天梯也

智永右軍七代孫從閣上臨書三十年來乞者如市  
戶限爲之穿因以鐵裹人謂鐵門限

崔瑗子玉文章蓋世善草書袁昂評其書如危峰阻  
日孤松一枝王隱謂之草賢

張芝字伯英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  
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人謂爲草聖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是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  
去數百步復還下馬竚立疲倦則下馬坐觀因宿  
其下三日乃去

懷素爲鄔兵部彤弟子顏太師問曰夫草書於師授



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觀飛蓬驚沙之外見公孫  
大娘劔器舞始得低昂迴翔之狀未知鄔兵部有  
之乎懷素曰是古釵脚爲草書豎牽之極真卿微  
笑之經歲不言懷素入辭去真卿曰師豎學古釵  
脚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顏公脚稱快久之真卿徐  
問曰師亦有自得乎對曰夏雲多奇峰夏雲因風  
變化物無定勢又遇壁拆之路一一自然顏公曰  
噫草聖淵妙代不乏人可謂聞所未聞之旨矣  
彈碁始自魏宮爲粧奩戲文帝於此戲特妙用手巾  
角拂之無不中有客自云能帝使爲之客着葛巾

角低頭拂碁妙踰於帝

陸雲臺樓觀精巧先稱平衆木輕重然後造構乃無  
錙銖相負臺雖高峻常隨風搖動而終無傾倒之  
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別以大材扶持之樓卽  
頽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

唐貞元中街東有康崑崙琵琶號爲第一手謂街西  
必無已敵也遂登樓彈一曲新翻調綠腰街西亦  
建一樓東市大誚之及崑崙度曲西樓出一女郎  
抱樂器亦彈此曲移在楓香調中妙絕入神崑崙  
驚駭請以爲師女郎遂更衣出乃莊嚴寺段師善



本也翼日德宗召之加獎異乃令崑崙彈一曲段師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德宗令授崑崙段師奏曰且請崑崙不近樂器十數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窮段師之藝

魏薛凌雲年十七容貌絕世令聞亭傍有美女聘之以獻文帝凌雲別母淚不沾衣玉唾壺盛泪壺中卽如紅色帝改凌雲名爲夜來入宮承寵妙於針工雖處於深幃重幄之內不用燈燭裁制立成官中號曰針神

曹不興吳興人常過青溪見赤龍飛水上寫獻孫皓送入秘府至宋時亢旱乃取不興畫龍置水上忽霧起雨大作世稱絕藝

玄宗忽思嘉陵江山水假吳生驛遞令往寫就及回帝問之道玄云臣無粉本竝記在心遣於大同殿置之一日而就時李將軍亦畫大同殿數月方畢上曰思訓數月之功道玄一日之跡各極其妙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顧曰四體妍媸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唐裴旻爲將軍請吳道子畫天官寺吳請旻舞劍作



氣以助揮毫旻舞一回道子奮筆立成如有神助  
唐張南本與孫位竝學畫水南本以爲同能不如一  
勝去而畫火獨得其妙嘗畫辟支佛于火中結跏  
趺坐烟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而佛以定  
慧力安然不動

龔開字聖子宋亾不仕家益貧賓客造訪至無几席  
一子名浚每俯伏榻上就背上按紙作唐馬圖甚  
工一出人輒以數十金易之

蕭子雲善草隸嘗飛白大書蕭字李約得之結一亭  
扁爲蕭齋

李伯時嘗畫高陽氏揖張釋之諫文帝馮媛當熊霍  
光取璽武帝問日磾明妃出塞王猛捫虱醉山簡  
李密迓太宗明皇攬鏡妃子剪髮十事列爲一屏  
漢宋翼鍾繇弟子每畫一波三折筆作一戈如百鈞  
弩作一點如高峰墜石作一牽如百歲枯藤作一  
放縱如驚蛇入草此三折書云

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  
中沒鏃視之石因復射之終不復入  
顧長康曾以一厨畫糊題寄桓玄皆其所珍惜者玄  
乃發厨取之封題如初畫竝不存直云妙畫通靈



變化而去了無恠色

王羲之年十二見前代筆說於其父枕中竊而讀之  
父與之不旬月書法大進尚書郎李充母以已姓  
衛自稱李衛見之曰此兒必用筆訣近見其有老  
成之智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

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及渡江見李斯等書之許見鍾  
繇梁鵠書之洛見蔡邕書又見張岳碑始知學衛  
夫人書徒費年月遂師衆碑學習年五十三  
王逸少工書十五年中偏工永字以其八法之勢能  
通一切字也永字八畫也

唐太宗工隸師虞世南常患難於戈法一日書戩字  
乃空其落世南取筆填之嘗以示魏鄭公曰朕學  
世南似盡其法卿看之公曰天筆所臨萬象不能  
逃其形非臣書所可擬仰觀聖作惟戩字戈法頗  
逼真上深歎公爲藻識

山谷題郭尚父圖云凡書畫當觀韻往時李伯時爲  
余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  
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歎  
曰使俗子爲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  
格此與文章同一關紐但難得人入神會耳



日本國王子入貢善奕宣宗令侍詔顧師言與之對  
王子不勝問曰此第幾手王子歎曰小國之一不  
及大國之三因獻玉棋局冷煖玉棊子玉性冬則  
煖夏則冷

白樂天琵琶行曲罷曾教善才伏而善才姓名不見  
于傳記後見琵琶錄云元和中曹保有子善才善  
才有子綱皆能琵琶又有裴興奴與曹同時綱善  
爲運撥興奴長於擺撚時人謂綱有右手興奴有  
左手樂天又有聽曹綱琵琶示重蓮詩誰能截得  
曹綱臂挿向重蓮紅袖中

武宗初有樂吏廉郊者師于曹綱盡綱之能郊嘗宿  
平泉別墅值風清月朗携琵琶池上彈蕤賓調忽  
聞菱荷間有物跳躍聲必謂是魚及彈別調卽無  
所聞復彈舊調依舊有聲遂加意朗彈忽有一物  
鏘然躍出池岸之上視方響一片蓋蕤賓鐵也以  
指撥妙律呂相應也

有人牽馬訪馬醫稱患脚醫曰大似韓幹所畫忽值  
幹曰真是吾設色者歸視所畫馬脚有一點墨缺  
方是知畫通靈矣

王維爲岐王畫一大石信筆塗抹自有天然之致王



寶之時杳然間獨坐注視作山中想悠然有餘趣  
數年之後益有精彩一旦大風雨中雷電俱作忽  
拔石去屋宇俱壞不知所以後見空軸乃知畫石  
飛去耳憲宗朝高麗遣使言幾年月日大風雨中  
神嵩山上飛一奇石下有王維字印知爲中國之  
物王不敢留遣使奉獻上命群臣以維手蹟較之  
無毫髮差謬上始知維畫神妙徧索海內藏之官  
中地上俱灑鷄狗血壓之恐飛去也

郭汾陽女婿趙縱令韓幹寫真後又請周昉寫真二  
人皆有能名令公嘗列畫于坐末因女趙夫人歸

省問云此何人對曰趙郎也何者最似曰爾畫總  
似前畫得趙郎狀貌後畫兼得其神思情性笑語  
之姿是日定二畫優劣

王叔明有樓三間正對泰山叔明張絹素于壁每興  
至卽着筆凡三年而畫成傳色都了時陳惟允爲  
濟南經歷與叔明皆妙于畫且契厚一日胥會值  
大雪山景愈妙叔明謂惟允曰改此畫爲雪景何  
如惟允曰如傳色何叔明日我姑試之卽以筆塗  
粉然色殊不活惟允沉思良久曰我得之矣爲小  
弓夾粉張滿彈之粉落絹上儼如飛舞之勢皆相



顧以爲神奇叔明就題其上曰岱宗密雪圖自誇以爲無一俗筆

漢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寒唐王積薪寓宿深溪人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暝闔戶積薪聞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爲適與子手談可乎堂內無燭婦姑各在東西室對談已而姑曰子已北矣吾止勝九秤耳遲明請問于姥顧婦曰此子可教以常勢婦指示攻守之法積薪藝遂稱絕

薛談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去秦

青弗止餞于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過行雲談謝求返終身不敢言歸秦青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三日不絕過逆旅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涕泣相對三日不食遽追而謝之娥復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歡起舞弗能自禁乃厚賂而遣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哭效娥之遺聲也

古有韓娥李延年莫愁善歌明皇朝有韋青本是士人嘗有詩三代主綸誥一身能唱歌官至將軍開元中內人有許和子者本吉州樂家女也開元末



選入官卽以永新名之籍於宜春院旣美且慧善歌能變新聲韓娥延年歿後千餘載曠無其人至永新始繼其能遇高秋朗月臺閣清虛喉嚨一聲響傳九陌明皇嘗獨召李謨吹笛逐其歌曲終管裂其妙如此又一日賜大舖於勤政樓觀者數千萬衆喧嘩聚語莫得魚龍百戲之音上怒欲罷宴中官高力士奏請命永新出樓歌一曲必可止喧上從之永新乃撩鬢舉袂直奏曼聲至是廣場寂寂若無一人泊漁陽之亂六宮星散永新爲一士人所得韋青避地廣陵日夜憑闌於上河之上忽

問舟中奏水調者曰此永新歌也乃登舟與永新對泣久之

智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口而中有王靈智者學其法曲盡其妙欲射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矢來輒擊折末後一矢以口承之遂嚙其鏃謂靈智曰學射三年但未教汝嚙鏃法耳

賈堅彎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親試之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曰能中之者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已年老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再矢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腹能中



乎曰所貴者以不中爲奇中之何難堅時年六十餘矣

嵇康遊於會稽入王伯通家新館內伯通曰此處有鬼惟不可宿康不聽彈琴而作至三更有八個鬼出現康密念乾元亨利貞咒三遍乃曰向有投宿者却是鬼害殺之也鬼答曰非我殺之見我來自懼而死吾是黃帝之時樂官伶倫等也因被佞臣所謗枉殺我兄弟八人埋在此地伯通不知築墻壓我願先生取我別葬我教先生琴一曲名廣陵散鬼取琴彈一遍康卽能彈具告主人曰館中殺

人之鬼我見之備說前因伯通使人掘地果得八鬼骸骨葬於別處康以是曲彈之鬼神皆泣金鐵皆鳴

笛羞樂也古有落梅花曲開元中有李謨獨步當時後祿山亂流落江東越州刺史皇甫政月夜泛鏡湖命謨吹笛倏有一老父泛小舟來聽風骨冷秀政異之進而問焉老父曰某少善此今聞至音輒來聽耳政卽以謨笛授之老父始奏一聲鏡湖波浪搖動數疊之後笛遂中裂卽探懷中一笛以吹政視舟下見二龍翼舟而聽老父曲終以笛付謨



謨不能吹卽拜謝求其法頃刻老父入小舟失其所在

唐太宗時西域進一胡善琵琶上每不欲番人勝中國乃置酒高會使羅黑黑隔帷聽之一遍而得謂胡人曰此曲吾宮人能之遂於帷下令黑黑彈之胡人謂是宮女也驚歎辭去西國聞之降者數十國

趙州石橋爲魯班手造極爲堅固意謂古今無第二橋矣有張神乘驢過橋動欲傾魯班在下以兩手托定而堅如初至今橋上有張神乘驢痕橋下有

### 魯班兩手迹

馬援好騎善別名馬于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表曰臣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于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劉仕義曰武事尚強而馬用之爲急則援之相法不可不知也雖然有說焉相其形尤當相其神者伯樂使九方臯求天下馬得之沙丘反報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或以讓樂樂曰否臯所觀天機也所謂天機其神之謂乎故曰世上豈無千里馬人中難



得九方臯通於此者可以盡相人之法矣是又不可不知也

*皇宋太平興初之立文時曰吾臯限勝天對出酒... 皇宋太平興初之立文時曰吾臯限勝天對出酒... 皇宋太平興初之立文時曰吾臯限勝天對出酒... 皇宋太平興初之立文時曰吾臯限勝天對出酒... 皇宋太平興初之立文時曰吾臯限勝天對出酒...*

自得語

朱懷吳輯 朱宗吳刪 門人危新較

十六譽

凡譽而有風致者則採之其當譽與否則不問也

皇甫湜稱韓退之文曰穿天心出月脇柳宗元得退之所寄詩先以薔薇露灌手薰玉麝香後發讀曰大雅之文

唐傅永字脩期王肅之為豫州齊將魯康祖趙政侵疆肅令永擊斬數萬級擒其將送京師帝歎曰上



馬能擒賊下馬能作露布惟傳脩期耳  
陳後主在東宮集官僚宴詠學士張譏在坐時新造  
玉柄麈尾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材  
堪執此者獨譏耳卽手授之  
王銓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人以二王可謂金  
昆玉友

閻立本善畫至荊州見張僧繇舊迹曰虛得名耳明  
日又往曰猶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固無虛  
士因坐卧觀之留宿其下

唐蔣凝美風標每到朝士家以爲祥瑞朝中號玉筍

班

魏曹植字子建善屬文人謂天才共一石子建得八  
斗又七步成章世目爲繡虎

謝朓好獎人才會稽孔閻初有才華未爲時所知孔  
珪嘗令草表以示朓朓嗟歎良久自折簡寫之謂  
珪曰此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左太冲思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  
後示張公華張曰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  
士思乃質之皇甫謐謐見嗟嘆遂爲作叙於是先  
相非貳者莫不歛衽讚述焉



唐張鷟少聰慧絕倫累官至學士時稱其文猶青銅錢萬選萬中號青錢學士

夏文莊公謫守黃州時龐穎公爲郡椽文莊識之優待焉穎公病意謂不起文莊親視之曰異日當爲貧宰相亦有年壽病非所憂穎公曰宰相豈得有貧耶文莊曰一等人中貧耳

王巖叟字彥霖韓琦留守北京辟爲屬吏後韓絳代琦欲留巖叟謝曰巖叟魏公之客不願出他門也士君子稱之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能躍雲津顧彥先

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覩不鳴不躍者耳

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望故以相與

賈敦頤遷洛州摧抑豪右發奸擿伏下無能欺人爲立碑大市旁及弟敦寔爲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懷向及入爲太子右庶子人復立碑其側號棠棣碑

元和中鷄林賈人鬻元白詩云東國宰相以百金易



一篇僞者能辨

申豫作詩文恒遶室而走得一佳句便拍案大呼人謂其足下有文章

杜怒著家戒道張子臺視之似鄙朴人然其中心不知天地間何者美好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患禍從何而來

傅茂遠泊然靜處不妄交遊袁司徒每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幃其人斯在豈得非名賢乎

蕭穎士有一僕事之十餘年每加箠楚輒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其僕曰我非不能他從所以

遲留者特愛慕其博奧耳

蘇司業每謂當時名士曰僕不幸生于衰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房太尉言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任昉字彥升善屬文爲政清省褚彥回語其父遙曰卿有令子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

宋王覲知蘇州甚有惠政吏民歌之有吏行冰上人

在鏡中之語  
庾公道王尼非唯事事勝人卽布置鬚眉亦勝人我輩皆出其轄下



宋世良守清河郡遇赦無一囚率群吏拜詔而已獄  
櫓生桃蓬蒿亦滿每日牙門虛寂謂之神門  
孔思遠爲後軍府長史雖醉日居多而曉明政理醒  
時判決未嘗有失衆咸曰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  
勝世人二十九日醒  
傅僧祐琰父子竝著奇績時云諸傳有治縣譜子孫  
相傳不以示人

陳孔璋草檄文成以呈曹公公先苦頭風是日疾發  
卧讀孔璋所著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疾  
殷仲文天才宏贍而讀書不甚廣傅亮歎曰若使殷

仲文讀書半袁豹才不減班固

元微之與劉夢得韋楚老在白傅第各賦金陵懷古  
詩劉先成白覽之曰四子探驪龍子先獲珠所餘  
鱗爪何用耶於是罷唱

武帝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  
酒一斗餘盡色不變言笑自若蕭介染翰便成文  
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之飲蕭之文卽席之美也  
馬良兄弟五人竝有才名里諺云馬氏五常白眉最  
良

漢文帝謂田叔曰公知天下長者乎故雲中太守孟



舒是也

蘇恒公性彊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相語曰見蘇恒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爲大人梁武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許子華見張景仁云張郎風骨必當通貴非但官爵遷達乃與天子同筆硯傳衣履

管公明言與裴使君何鄧二尚書鄧太常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以還殆白日欲寢矣劉萬安卽道真從子庾公所謂灼然玉舉又云千人亦見百人亦見

世稱庾文康爲豐年玉穉恭爲荒年穀  
簡文道王懷祖才旣不長於榮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

衛叔寶是樂彥輔婿竝有海內之名裴叔道常稱之  
曰婦翁冰清女壻玉潤

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

宋世語人曰王光祿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  
王瓚之歷官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  
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

謝叅軍一日詣東府門自通爾時風寒慘厲太祖謂



四座曰此客至令人不衣自煖

何點嘗曰陸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何

思遠嘗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

在此行秘書

齊武目送謝覽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想謝莊

正當如此

梁武訪謝舉於兄覽覽曰識蕪過臣遠甚惟飲酒不

及臣

中山王熙見盧元明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惟須飲

美酒誦離騷自爲佳器

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於時以

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

玄齊名瑾在吳朝服其弘量

殷踐猷博學賀知章號五總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

不知也

晉武與胡威語次因及其父清德遂問威曰卿自謂

孰與父清威曰威乃何敢望臣父帝又問卿父以

何爲勝耶威答曰臣父清常恐人知臣清常恐人

不知



王平子常行經陳留罷界陳留時爲大郡名有人士  
太守遣吏迎王王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  
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王以其姓  
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何但稱此二人吏曰  
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官位王笑而止到郡以語  
太守曰舊名此邦有風俗果然小吏亦復如此  
庾公問王大將軍聞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中  
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母彥國阿平故當最劣庾曰  
似未肯劣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  
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論左右躡公公乃止

世論温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  
物第一將盡之間温常失色

或問林云司州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  
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荀子年十三倚牀邊聽既  
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  
我往輒破的勝我

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  
得優劣乃復未辯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  
殷不及韓故殷作詠云荆門晝掩閑居晏然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玄入  
言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

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曰世論以我家領軍比誰武  
岡曰世以比王氏中郎東亭轉卧向壁歎曰人固  
不可以無年

齊太祖竒愛張思光時與欵接笑曰此人不可無一  
不可有二  
霍王元軌臨徐州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之交或問  
玄平王之所長玄平答以無長人問其故玄平曰  
夫人有短所以見長

都下人士張融言辭辯捷周顒彌爲清綺劉繪音采  
不瞻麗雅有風則時人語曰三老共宅夾清漳張  
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

齊宣帝問道成道慶學業於雷次宗次宗曰其兄外  
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

蕭子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止  
不逮故宥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傳云兄弟六  
人至大官惟中弟欽不仕最知名常吟諷之以况  
已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



玉樹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澆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劉季和嘗言荀令君至人家坐處嘗三日香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蕭蕭蕭蕭爽朗清舉或云蕭蕭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至其醉也隗俄若玉山之將崩

裴令公目王安豐眼爛爛如巖下電

王夷甫容貌整麗妙于談玄恒捉白玉柄麈尾與手

都無分別

裴令公有儁容儀脫冠冕麤服亂頭皆好時人以爲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儁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有人詣謝益壽言向在劉丹陽坐見一客殊有鳳毛謝曰正是我家阿瞻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



何敬容惟有一子年始八歲在吳臨還與從兄胤別  
問名敬容曰仍欲就兄求名胤卽命紙筆名曰毅  
古書云兩玉曰鼓吾與弟二家共此一子所謂鼓  
也

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  
父

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在稠人中始見嵇紹昂  
昂然如野鶴之在鷄群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

張昌宗以姿貌幸楊再思曰人言六郎似蓮花正謂  
蓮花似六郎

晉杜預朝野號曰武庫

南唐查文徽以策干李後主主奇之曰菰蘆中偉人  
慕容德以封嵩爲左僕射尚書韓倬爲右僕射時嵩  
倬並年三十又以嵩弟融爲西中郎將倬弟軌爲  
東中郎將嵩等俱拜帝臨軒令四人入嵩等拜謝  
帝顧曰躍二龍於長衢騁雙驥於千里

皮日休字襲美以詩文著隱鹿門山中自號間氣布  
衣又曰酒民

王暕子承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异當權每休暇車  
馬填門有田英好危言忤權右嘗指异門曰此中



輻湊能不至者大小王東陽耳小東陽卽承幼弟也爲東陽太守

羅隱字昭諫餘杭人爲宰相鄭畋所重畋女覽隱詩諷誦不已畋疑有慕才意隱貌寢陋女一日簾下窺之遂絕口不味令狐綯子瀉登進士隱賀以詩綯謂瀉曰吾不喜汝得第喜汝得羅公詩耳  
孟賓于官水部以能詩名陳堯佐序君詩如百丈懸流洒落蒼翠間清雅奔放望之豎人毛骨  
李壽一字仁甫以名節學術推重海內張栻嘗曰仁甫如霜松雪栢絕無世味

崔悛武城人每名流燕集悛至則一座斂容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丰儀俊偉聲歛如洪鐘胸中貯書千卷使人那得不畏

庾杲之清貞自勵王儉領吏部用爲長史蕭緬遺儉書曰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爲蓮花池故云

宋之問善詩韋臯善裁決時稱一臺二妙

裴琰之爲同州尉刺史李崇義以年少忽之會有積案數百命吏趣琰之省決乃一日而具崇義歎曰此霹靂手也



帝誕少與兄康齊名孔融遺康文端書曰不意雙珠  
近出老蚌

曹丘生曰楚諺云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  
下何以得此聲於梁魏之間也

孔融告高密縣特爲鄭玄立一鄉曰鄭公鄉曰昔東  
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後其門閭矧乃鄭  
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開廣門衢令容高車號  
通德門

武帝嘗植柳靈和殿賞玩良久曰風流可愛似張緒  
當年

張鏡與顏延之鄰居延之每酣飲誼呼不絕而鏡寂  
無言聲一日與客譚延之從一籬落取胡床坐聽  
辭旨清遠心服之謂客曰彼中有人自是不復酣  
田叫鏡兄弟五人俱名士時號五龍千里調諧  
劉惔爲丹陽令操行清介其孫瓛嘗過丹陽袁粲指  
王廳事前柳樹曰人謂此是劉尹手植每想高風今  
復見卿清德不衰矣

王恭字孝伯美姿容或目之曰濯濯如春月柳  
鄭谷七歲能詩司空圖奇之曰一代騷雅僧齊已以  
早梅詩示谷改數枝爲一枝已下拜呼爲一字師



嘗味鷓鴣得名因號鄭鷓鴣

薛勤仕郡爲功曹陳仲舉年十五爲父齋書詣勤勤顧而察之明日造焉仲舉父出迂勤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

王武子叔寶之舅嘗與叔寶同遊語人曰昨日與外舅同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田巴奇魯連曰魯連乃飛鬼也豈直千里駒哉

蔡克未仕時山濤與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行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

蔡大寶見柳莊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

王勃所至請托爲文金帛豐積人謂心織舌耕

韓思彥嘗過汴州有張徹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彥爲頌魏縑二百不受固請爲受一縑屬家

人曰此孝子縑不可輕用

桓南郡與殷荊州共談每相攻難年餘後但一兩番

桓自歎曰才思轉退殷云此乃是君轉解

杜甫子宗武以詩示阮兵曹兵曹答以石斧一具隨使并詩還之宗武曰斧父斤也兵曹使我呈父加斤削也俄而阮聞之曰誤矣欲子砍斷其手此手若存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



桓温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畢擲於座上諸客曰  
此是安石碎金

葛洪稱陸機文猶玄圃積玉無非夜光

吳張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

琳答曰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

見大巫神氣殫矣

武帝謂周捨曰君子不可求備至於柳惲可謂具美  
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齊唐邕練習軍書靡不諳悉或於帝前簡閱雖數千  
人不執文簿唱其姓名未嘗謬誤顯祖常曰唐邕

強幹一人當千又曰邕每有軍事手作文書口且  
處分耳又聽受寔異人也寵待賞賜群臣莫及  
哲宗朝以鮮于侁爲京東轉運使司馬光曰以侁之  
賢不宜使居外齊魯之區彫弊已甚須侁爲福星  
以救之耳比行曰福星往矣安得如侁百輩布列  
天下乎

顧邵嘗與龐士元宿問曰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  
元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論王伯之餘  
策覽倚伏之要害吾似分一日之長

按立試萬言倚馬可待人知李白而不知前有袁虎



後有劉原父也

郭林宗來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乘李膺亦在焉  
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  
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若松喬之  
在霄漢

鄭愚雄才奧學而性好華以錦爲半臂崔魏公鉉鎮  
荆南愚除廣南節制謁魏公先贊所業魏公覽之  
賞歎至三四不覺曰真銷得錦半臂也

邴原後漢人遊學長安見孫崧崧曰君鄉鄭君子知  
之乎原曰然曰博覽古今鈞深致遠誠學者之師

子乃舍之所謂東家丘也原曰人各有志所向不  
同有登山採玉者有入海求珠者君以鄭爲東家  
丘則君以僕爲西家之愚夫耶崧謝焉

唐項斯字子遷江東人楊祭酒簡愛斯才贈以詩曰  
幾度見詩詩總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  
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



自得語

博曰夢炎重以訛計被貶歸隱朱懷吳輯世朱宗吳刪李王彥度較

十七詆

嬉笑甚於怒罵如是而詆是之謂巧詆

劉子儀三入黃堂望大用頗不憚稱疾不出朝士問疾劉云虛熱上攻石文定在座云只消一服清涼散意謂兩府方得用涼繖也

南史何尚之吏部郎歸省傾朝送別父叔度笑謂此送吏部郎非關何彥德又世說高爽嘗經晉陵詣劉蒨了不相接高甚街之俄爽代蒨為縣蒨迎贈



甚厚爽受餉答書曰高晉陵自答人問其故爽曰  
劉禱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蜀志張裔北詣丞  
相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  
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  
庾仲初作楊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爲  
其名價云可三三京四三都於此人人競寫都下  
紙爲之貴謝太傅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  
事擬學不免儉狹

趙孟頫以宋宗室事元世祖嘗問葉李留夢炎優劣  
孟頫對曰夢炎重厚篤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葉

李所讀書臣皆誦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  
世祖曰汝以夢炎賢于李邪夢炎在宋爲狀元位  
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  
衣乃伏闕上書是賢于夢炎者孟頫蓋以夢炎自  
况而世祖抑夢炎以譏孟頫也乃魯無汗顏復應  
詔爲詩曰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斯  
豈復有人心乎

杜棕出入將相而厚自奉養未嘗薦進幽隱佑之素  
風衰矣故時號秃角犀

唐楊炯每呼朝士爲麒麟楮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



者必修飾其形以覆之驢上寵然異物及去其皮  
還是驢耳無德而朱衣何以異是

崔信明蹇亢以門望自負嘗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  
者不之許揚州錄事叅軍鄭世翼亦傲倨數輕忮  
忤物一日遇信明於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  
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畢曰  
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而去

唐河中尹姜師度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  
不利而成功益多先是太史令傅孝忠善占星緯  
人為之語曰傅孝忠兩眼看天姜師度一心穿地

經生多不省文章嘗有一邑兩人同官其一或舉杜  
荀鶴詩稱贊也應無計避征徭之句其一難之曰  
此詩久矣野鷹何嘗有征徭乎舉詩者解曰古人  
有言豈有失也必是當年科取翎毛耳  
晉周顛性寬裕王導甚重之嘗枕顛膝指其腹曰此  
中何所有也答曰此中空洞無物何止容卿輩數  
百人導亦不以爲忤

晏元獻公當國宋子京爲翰苑公愛其才雅欲旦夕  
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遇中秋啟宴召京  
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公罷相京當草詞



頭極爲詆斥至有廣營室以殖私多役兵以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餘醒猶在觀者駛歎之韓玉汝平生喜飾厨傳一飲啖可兼數人出師長安錢穆父行詞云喜廉頗之能飯玉汝不悅僞蜀吏部尚書韓昭多能而皆不精朝士李白云韓八座事業如拆襪線無一條長許懷德爲殿帥嘗有一舉人因懷德乳姥求爲門客懷德許之後或欄拜於庭下懷德據座而受人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密謂之曰舉人無沒階之禮宜少降接也懷德應之曰我於乳母關節秀才只

消如此待之

王弘義始賤時求傍舍瓜不與及爲御史乃言園有白兔縣爲集衆捕逐哇菰無遺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御史今見白兔御史進士王光遠干索豪強無厭或遭笞辱亦不愧耻時人語曰光遠慙顏厚如千重鉄甲也盧藏用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晚乃徇權利務爲驕縱素節盡失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還山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大慙



令狐綯入相自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吝通族由是遠近趨之至有姓胡冒令者温庭筠戲爲詞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

善張林言毀佛寺時有御史蘇監者檢天下廢寺見銀佛一尺以下者多袖歸人號蘇捏佛温庭筠遽曰好對密陀僧

唐太宗以李緯爲民部尚書會有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爲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它語帝遽改太子詹事

劉季和性愛香常如廁還輒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

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比我如何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公欲我遁走耶季和大笑

邊文禮謁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怍色先生何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王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

周顛素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

韓退之子昶改金根車爲金銀車貽笑於世二子綰袞皆擢第袞爲狀元退之名若山斗而不聞世有



知狀元袞者

舊唐書武儒衡傳曰元稹依倚內官得知制誥儒衡深鄙之會食瓜閣下蠅集于上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處來而遽集于此同僚失色

王武子與武帝圍棋王曰孫歸命何以好剥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剥其皮賈充問皓曰何以剥人面皮曰憎其顏之厚也

苻堅攻陷襄陽得釋道安喜曰吾以十萬師取襄陽得一人半耳左右問爲誰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夫安公道德宗師習君雕虫小儒何止相半

乎

劉孝綽負氣仗才多所凌忽每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塗間事

陸士衡聞太冲作三都賦與弟士龍書曰此間有一儉父欲作三都賦湏其成以覆酒甔耳後左賦出士衡絕歎服以爲不復能加遂輟筆

張參軍少有思理爲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參軍與弘正論義弘正理小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參軍正色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



不得有助弘正語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凜然

陸澄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

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王太尉不與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爲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法卿自用卿法

蘇峻時孔群在橫塘爲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群酒以釋橫塘之憾群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

王脩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爲烏程令送一船米遺之却不肯取直答語王修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任彥升在齊紆意於梅蟲兒彥升造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彥升大慙

宋陳叔易與晁以道俱隱嵩山叔易赴召晁以詩送



之云處士何人爲作牙畫携猿鶴到京華故人巖壑應惆悵六六峯前只一家後以道領郡人以此嘲之

元順元徽同日拜職鄭儼先謁徽後拜順順怒曰卿是佞人當拜佞王我是直人不受曲拜

下望之云郝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已一反治身清貞大修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

郝司空家有僮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

何得便比方回王曰若不是方回故是常奴耳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許敬宗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摹索亦可識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爲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靈時爲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累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又有餉桓公藥草



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  
有二稱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  
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甚有慚色桓公目  
謝而笑曰郝叅軍此過乃不惡亦極有會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巢由買  
山而隱

劉遵祖少爲殷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甚忻然  
便取爲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劉爾日殊不稱  
庾小失望遂名之爲羊公鶴昔羊叔子有鶴善舞  
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麤毳而不肯舞故稱比

之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比樂周曰何樂謂樂  
毅邪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  
西子也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曾中柴棘三斗許

桓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甚  
有理桓見表心服而忿其爲異令人致意孫云君  
何不尋遂初而彊知人家國事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澄  
水同此玄味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亾祖何至與



此人周旋

謝宣映曾於公坐戲調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今汝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

庾信至北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何如信曰唯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若驢鳴犬吠耳

韓愈嘗語李程曰崔丞相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答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說著文章

張文潛嘗問張安道司馬君寔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曰字說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

魏沈介以舟行遇風絕糧從姚彪貸百斛監以易粟姚命復監於江中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  
陶穀官學士嘗得党進姬命掬雪烹茶問曰党家有此風味乎姬曰彼麤人但知銷金帳內淺斟低唱飲羊羔美酒爾

蘇郡守楊貢以民間多隱田爲丈量之法有投楊守



詩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蒼海與青天如今郡  
有閑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楊爲廢法

劉真長爲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牀幃新麗飲  
食豐潔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  
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  
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有慚色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禱雨  
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鵝鴨時胡致堂在西  
掖見之歎曰可謂鵝鴨諫議矣嘉定中察院羅相  
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

賢上言人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大學諸生  
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魏李騫崔劼至梁同泰寺主客王充舍人賀季友及  
三僧迎門至浮圖中佛傍有執板筆者僧謂騫曰  
此是尸頭專記人罪騫曰便是僧之董狐復入二  
堂佛前有銅鉢中燃燈劼曰可謂日月出矣爝火  
不息劫語大有刺諷

王及善爲右相無甚施設惟不許令史輩將驢入堂  
終日驅逐時號驅驢宰相

謝敷會稽人崇信釋氏隱若耶山中徵博士不就郗



尚書恢稱敷曰識見雖不絕人可以累心處都盡  
月犯少微星占云處士當之時戴逵居剡名最著  
衆皆憂逵俄而敷死里人嘲云吳中高士求死不  
得  
王荆公元豐末居金陵因蔣漕之奇來謁騶唱甚都  
公取松下喝道語作詩戲云扶衰南陌望長揪打  
火如星滿地流但恠傳呼殺風景豈知禪客夜相  
投  
和凝爲文以多爲富有集百卷自鏤板以行識者多  
非之曰此顏之推所謂諲癡符也

孝文幸鄴見公卿曰朕昨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而  
著小襦袄者尚書何爲不察尚書任城王澄曰著  
者猶少帝曰任城意欲全著乎一言喪邦斯之謂  
矣命史官書之

王右軍郝夫人謂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見二謝傾  
筐倒屣見汝輩來平平爾汝可無煩復往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  
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  
耳

郭昱狹中詭僻登進士耻赴常選獻書于宰相趙普



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伺普望  
塵自陳普咲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  
温庭筠彥博子令狐綯嘗以舊事訪庭筠答曰事出  
南華經非僻書也願相公變理之暇時一覽古  
唐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  
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疆尉張懷慶好偷名士  
文章乃爲詩曰生情鏤月爲歌扇出意裁雲作舞  
衣照鏡自憐迴雪影來時好取洛川歸時人爲之  
語曰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  
李安義者謁富人鄭生辭以出安義於門上大書午

字而去或問其故答曰牛不出頭耳此之書午與  
昔人題鳳正堪作對

吉州士子赴省書先牌云廬陵魁選歐陽伯樂或謂  
之曰有客遙來自吉州姓名桃在檐竿頭雖知汝  
是歐陽後畢竟從來不識修

後漢樊英南陽人順帝時備玄纁徵之固辭詔切責  
郡縣英不得已到京師強輿入殿猶不屈帝怒曰  
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  
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  
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



暴君如見仇讐立其朝猶不肖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非禮之粟雖萬鍾不受申其志雖箠瓢不厭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乃爲英設壇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後稱疾篤初英被詔命以爲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謀深策談者以此失望李固朱穆以爲處士純盜虛名也

蕭功曹文爽兼人而矜躁爲甚嘗至倉曹李韶家見

歛硯頗良卽退語同行者曰君識此硯乎蓋三灾石也同行不喻而問之曰字法不奇硯一灾文辭不優硯二灾窓几狼藉硯三灾

蜀張雲立朝謇諤自比朱雲宣徽使景潤澄曰昔朱雲請斬馬劍以斬張禹今上方只有殺雞刀卿欲用乎雲曰雞刀雖小亦可斬群狗潤澄憾之

禰衡建安初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曰當今復誰可者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又問荀令君趙



盪寇皆足蓋世乎衡答曰文若可借面吊喪稚長  
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爲苟但有貌趙健啖肉也  
王勃與楊盈川盧照隣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  
稱王楊盧駱盈川嘗曰吾愧在盧前耻居王後  
祥符中命詞臣撰日本國祥光記當直者學不優常  
以張君房代之旣傳宣甚急張醉飲樊樓紫微大  
窘後錢楊二公作閒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最號  
閒司諫拂衣歸華山希白曰世土何人最號忙紫  
微失却張君房而問之曰字去不奇賦一文文  
駱賓王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

十六時號筭博士

楊炯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開如張平子之談畧陸  
士衡之所訕潘安仁之所賦宜其陋矣仲長統何  
足以知之號點鬼簿

宋何尚之致仕在家常着鹿皮冠後復起拜開府儀  
同三司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戲曰今日何  
不着鹿皮冠

李沆在相位接賓客嘗寡言馬亮與沆同年生又與  
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爲口瓠維乘間嘗  
達亮語沆曰吾非不知也今薦舉中與之談猶不



能啟發吾意其餘通籍之子坐拜起揖尚周張失措卽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

僧惠崇自負其詩有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之句或譏其犯古曰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詩偷古人句古人詩句犯師兄

蜀簡州刺史安重霸贖貨無厭州民有油客者姓郭能棋家亦贍重霸召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於西北牖下候我筭路乃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且饑殆不可堪次日又

召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爲棋何不獻賂而求自退乃獻中金三錠獲免

契丹犯京師晉百官迎於赤岡安千秋出班夷言耶律光勞曰是安沒字否當與汝一喫飯處唐晉累更藩鎮千秋爲人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人謂之沒字碑晉末爲金吾上將軍

丁謂作叅政或率楊文公賀之公曰骰子選耳何足道哉

杜甫嘗醉登廣武床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中街之



殷浩才名冠世，庾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仕耳。」

自得語

朱懷吳輯 朱宗吳刪 黃履吉較

十八奢

汾陽處猜主權閹之間，不得不以奢侈自全。自應別論，是外不過逞欲競勝，至以身殉，不顧抑。何其專愚也。集中善啖諸君，如廉頗、張齊、賢輩，尚不負此腹餘子，不過酒囊飯袋，真所謂此腹負將軍矣。

晉高陽王雍為相，一食數萬錢。李嵩曰：「高陽一飯敵我千日。」嵩為尚書令，富傾天下，而性儉，恣食常無。



肉止有韭茹韭菹人云令公一食十八種蓋二韭十八也

何曾日食萬錢子劭日食二萬錢任愷一食萬錢和嶠日三萬錢高陽王元雍一食數萬錢杜岐公粽日五食一食萬錢李衛公德裕至一杯羹二萬錢韋侍郎陟至厨中棄遺直萬錢飲食香味錯雜人入其中多飽飫而歸時人爲之語曰人欲不飯筋骨舒實緣須入郇公厨元丞相載用食器至三千事云

蔡太師京厨婢數百人庖子六十五人段丞相有老

婢名膳祖四十年閤百婢僅九人可嗣法孫節度承佑宴殺物命數千蔡京每殺鶻子千餘承佑每謂人云今日富有小四海矣謂南螯蟬北紅羊東蝦魚西栗皆備也

何太宰每宴不食尚方所食晉武帝令就其家取之帝幸王武子第侍婢數百人各持琉璃器供膳食蒸豚有異于常乃以人乳飲之齊武帝幸芳林園就虞悰求味獻糲及雜餽數十輿大官不及也上欲飲食方不得後體不快悰僅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當時君臣乃爾



食之多者史稱廉頗七十餘一飯斗米秤肉注云秤  
十斤也符堅拂蓋郎夏默等三人每食飯一石肉  
三十斤長丈九尺宋明帝噉白肉至二百斤蜜浸  
鯁鯁一頓數金鉢蕭穎胃噉白肉鱠至二斗馬希  
聲日食鷄五十范汪噉青梅一斗

齊王好食鷄跖日進鷄七十臨江王一妃好食鯽魚  
日進鯽三百可爲的對

宋史載張司空齊賢罷相知安陸賓客會時厨吏密  
寘一金漆大桶廳側窺公所飲食如其物投桶中  
至暮漲溢桶外公一食肥猪肉輒十餘斤風藥黑

神丸常人服不過彈許公常以五兩爲大劑夾以  
胡餅頓食之趙丞相雄上殿奏事上從容問曰聞  
卿善啖欲作小點心相請趙起謝遂命內侍捧史  
忠惠所進玉海容三升者賜之凡七皆釀繼以金  
拌捧籠炊百枚食其半上曰卿可盡之遂食至盡  
上爲之一咲欲求其偶而不得有以兵馬監押薦  
者召對飲各盡酒三斗猪羊肉各五斤蒸食五十  
事趙以醉飽摩腹而其人尚醒因更進酒斗許將  
別其人腹間忽砉然有聲蓋恒時束革帶限之漲  
而斷也



卓王孫家僮千餘人程鄭石崇俱八百人袁廣漢九  
百人王氏五侯刁達楊素各數千人高陽王六千  
人郭汾陽三千人呂不韋糜竺萬人  
石崇婢美艷千餘人常擇其姿容相類者數十人裝  
飾衣服大小一等以四方玉付工爲倒龍之珮縈  
金爲鳳冠之釵結紳繞楹而舞欲有召者不呼姓  
名悉聽珮聲視釵色各含異香使行而笑語則口  
氣從風而颺又屑沈水香末布象牀上使所愛踐  
之無跡者卽賜珍珠百琲初幸爲翾風後翾風退  
房幸綠珠綠珠弟子宋禕有國色善笛後入明帝

官中

梁冀父子擅權垂二十年貪聚無厭而斥賣家財三  
十餘萬萬董賢之幸不過三年耳而斥賣家財至  
四十三萬萬賢不聞納賄蓋傾府庫以益之也梁  
武帝幸臨川王宏第錢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凡三  
十間僅三萬萬而梁時錢薄小不能三分之一其  
他布絹綿漆蜜蠟硃砂雜貨物積亦梁董之亞矣  
秦皇爲巴寡婦築女懷清臺又令倚頓得朝見封君  
卓王孫有綠熊皮百雙漢武帝令進二十雙至唐  
明皇見南山白虎問左右俱不見獨王元寶見之



以至富與至貴敵也元寶又謂明皇請以南山一  
樹掛臣一縑山樹有盡臣縑無窮又黃巢亂後修  
宮闕有商兕王酒胡助錢三十萬貫後修安國寺  
成上幸之爲擊十杵施錢萬緡群公有擊至五杵  
者一日王酒胡乘醉入連撞百杵徑輦錢十萬緡  
寘寺而去一布衣乃敢與人主酬酢遂爭雄長  
李昌夔在荊州打獵大修裝具其夫人獨孤氏亦出  
女騎一千皆著紅繡襖錦鞍鞞鳳靴銀鐙  
張鎡宴客牡丹會既集坐一虛堂寂無所有俄問左  
右云香發未荅云已發命捲簾則異香自內出郁

然滿坐群臣以酒餽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伎數  
十首戴牡丹衣領皆繡如其色歌昔人所作牡丹  
詞進酌而退前後花與伎凡十易杯器皆如其色  
酒竟歌者舞者數百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  
雜作恍然若仙遊

明皇樂民間清明節鬪鷄戲及卽位治鷄坊索長安  
雄鷄金尾鐵距高冠昂尾千數養于鷄坊選六軍  
小兒五百使教飼之時賈昌爲五百小兒長天子  
甚愛幸之金帛之賜日至其家

宋姑臧太守張憲多置娼妓各錦帶仙裳密粉淡粧



使侍閣下奏書者號傳芳妓酌酒者號龍津女傳  
食者號仙盤使代書札者號墨娥按香者號麝姬  
掌詩藁者號雙清子諸娼曰鳳窠群女又曰圍雲  
隊曳雲仙

趙寶文以紅羅命匠作燭心匠以絹易之召詰之伏  
罪羅燒則灰飛絹則餘燼而已宋代官燭以龍涎  
香貫其中而以紅羅纏炷燒燭則灰飛而香散又  
有令香煙成五彩樓閣龍鳳文者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沈  
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着令出客多羞不

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着新衣神色傲然群  
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寇準喜蠟燭知鄧州日自製花蠟燭不點油燈廁溷  
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

宋景父好客會賓于廣厦中外設重幕內列寶炬百  
味俱備歌舞俳優相繼觀者忘疲但覺更漏差長  
席罷乃二宿名曰不曉天

晉羊琇每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成  
而味好性奢豪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  
效之



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宮中爲百餘房各盛供張實以美人日令一房爲主人江都郡丞趙元楷掌供酒饌煬帝與蕭后及辛姬歷就宴飲酒卮不離口從姬千餘人亦常醉然煬帝見天下危亂意亦擾擾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策杖步遊徧歷臺館非夜不止汲汲顧景唯恐不足煬帝自曉占候卜相好爲吳語常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儂不失爲長城公卿不失爲沈后且其樂飲耳因引滿沉醉又嘗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煬帝笑曰貴賤

苦樂更迭爲之亦復何傷

董偃常臥延清之室以畫石爲牀蓋石文如畫也石體甚輕出邳支國上設紫琉璃帳火齊屏風列靈麻之燭以紫玉爲盤如屈龍皆用雜寶飾之侍者於戶外扇偃偃曰玉石豈須扇而後清涼耶侍者乃卻扇以手摸之方知有屏風也又以玉精爲盤貯冰於膝前玉精與冰同其潔徹侍者謂冰之無盤必融濕席乃合玉盤拂之落堦下冰玉俱碎偃更以爲樂此玉精于塗國所貢也武帝以此賜偃申王以龍檀木刻童子綠衣束帶每遇夜集列執畫



燭謂之燭奴

楊國忠每家宴使每婢執一燭四行立呼爲燭圍

五代淮南楊渥居喪晝夜酣飲樂燃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

五代孫晟爲李昇相宦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玉臺盤

楊國忠嘗用沉香爲閣檀香爲欄檻以麝香乳香篩土和爲泥塗閣壁每於春時木芍藥盛開之際聚賓於此閣上賞花禁中沉香之亭殆不侔此壯麗也

楊氏子弟每至伏中取大冰使匠琢成山周圍于宴席間座右雖酒酣而各有寒色亦有挾纊者其驕貴如此

楊國忠子弟春時移名花植木檻中下設輪脚挽以綵繩所至自隨號移春檻

唐申王每冬月苦寒令官女密圍而坐謂之妓圍貞觀初除夕太宗盛飾宮掖明設燈燭金翠煥爛光明如晝乃延蕭后與觀樂闋帝謂后曰朕設施孰與隋主蕭后咲而不荅固問之后曰彼亾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之事固不同矣帝曰隋主何



如后曰隋主享國十餘年妾嘗侍從每當除夕殿前諸院設人山數十每山焚沉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之焰起數丈其香旁聞數十里一夜之中則用沉香二百餘乘甲煎百餘石殿內房中不燃膏火懸火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又有明月寶夜光珠大者六七寸小者猶三寸一珠之價直數十萬妾觀陛下所施都無此物殿前所焚盡是柴木殿內所燭皆是膏油但覺煙氣薰人實未見其華麗然亾國之事亦願陛下遠之太宗良久不言口刺其奢而心服其盛

開元時遇正月望夜移仗上陽宮大陳燈彩設庭燎自禁至於殿庭皆設蠟炬連屬不絕時有方都匠毛順巧思結創繒綵爲燈樓二十間高百五十尺懸珠玉金銀微風一至鏘然成韻



通志卷之八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